



07543

文獻通考卷第八十八

鄗陽馬端臨

貴

書

書

郊社考二十一

祈禳 旅祭附 雩祭門

禱疾

祓除

難

禱水旱已見

大祝掌六祝之辭以事鬼神示祈福祥求永貞一曰順

祝二曰年祝三曰吉祝四曰化祝五曰瑞祝六曰筮祝

六祝之秀反 永長也貞正也求多福歷年得正命也

鄭司農云順祝順豐年也年祝求永貞也吉祝遠福祥

也化祝弭災兵也瑞祝逆時雨寧風旱也筮祝遠罪疾

也疏曰此六祝皆是祈禱之事皆有辭說以告神故

云六祝之辭鄭司農云順祝順豐年已下皆約小祝而

說順祝當小祝順豐年年祝當求永貞吉祝當祈福祥

化祝當弭災兵云瑞祝逆時雨寧風旱也者此二者似

若天之應瑞故總謂之瑞祝云筮祝遠罪疾者自此以

文獻通考 卷八十八 郊社

上差次與小祝不同唯有筮祝與小祝遠罪疾相當宜

為一也黃氏曰筮祝命龜筮之辭也鄭見金縢史乃

筮祝為禱疾之事故以為遠罪疾而不知金縢筮祝正

為命卜筮也小祝掌小祭祀將事侯禋禱祠之祝號

以祈福祥順豐年逆時雨寧風旱彌災兵遠罪疾疏曰

掌小祭祀者即是將事侯禋已下禱祠之事是也小祭

祀與將事侯禋已下作日將事侯禋禱祠祝號又與祈

福祥順豐年已下為日祈福祥順豐年逆時雨三者皆

是侯寧風旱彌災兵遠罪疾三者即是禱求福謂之禱

報賽謂之祠皆有祝號故總謂之禱祠之祝號祈福祥

已下不言一曰二曰者大祝已言訖小祝佐大祝行事

故略而不言亦欲見事起無常故不言其次第黃氏

曰所謂祈順逆寧彌遠與大祝六祝相參錯但小祝所

掌皆小祭祀不為辭掌其祝號而已 肆師與祝侯禋

於疆及郊注曰侯禋小祝職也疆五百里遠郊百里近

郊五十里疏曰侯者侯迎善祥禳者禳去殃氣故肆師

與小祝為此 掌六祈以同鬼神示一曰類二曰造三曰

禴四曰禘五曰攻六曰說 造七報反祭音詠 祈謂有

災變號呼告神以求福天神

人鬼地祇不和則六虜作見故以祈禮同之鄭司農云類造禴禘祭攻說皆祭名也類祭於上帝詩曰是類是禡爾雅曰是類是禡師祭也司馬法曰將用師乃告於皇天上帝日月星辰以禱於后土四海神祇山川冢社乃造於先王然後冢宰徵師於諸侯曰某國爲不道征之以某年某月某日師至某國祭日月星辰山川之祭也春秋傳曰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春之山川之神則水旱癘疫之災於是乎祭之元謂類造加誠肅求如志禴祭告之以時有災變也攻說則以辭責之祭如日食以朱絲營社攻如其鳴鼓然董仲舒救日食祝曰昭昭大明殲滅無光奈何以陰侵陽以卑侵尊是之謂說也禴未聞焉造類禴祭皆有牲攻說用幣而已疏曰鄭知類造禴祭皆有牲者按禮記祭法云埋少牢於泰昭祭時也下云幽祭祭星雩祭祭水旱鄭注云凡此以下皆祭用少牢祭既用牲故知類造亦皆有牲故云皆有牲也知攻說用幣者是日食伐鼓之屬天災有幣無牲故知用幣而已詩云靡愛斯牲是也舜典肆類于上帝見因祭篇立君條王制天子將出類于上帝造乎禴見巡守及征伐條大祝大師造于祖類上帝及肆師類造上帝並見征伐條王制諸

文獻通考

卷之六

郊社

二

侯將出造乎禴及大祝造于廟並見會同條祭祭見百神篇祭禴條國有大故天災彌祀社稷禱祠祀社稷及諸所禱既則祠之以報焉春官肆師若國有大故則命國人祭注曰大故謂水旱凶荒所令祭者社及祭禴祭音詠禴音蒲疏見百神篇祭禴條都宗人國有大故則令禱祠既祭反命于國注曰令令都之有司也祭謂報賽也反命還白王賈西代反家宗人國有大故則令禱祠反命祭亦如之注曰以王命令禱祠歸白王於獲福又以王命令祭之還又反命

小宗伯大災及執事禱祠于上下神示凡王之會同軍

旅甸役之禱祠肆儀爲位國有禍災則亦如之凡天地

之大災類社稷宗廟則爲位執事大祝及男巫女巫也

祈禱于上下神祇鄭司農云小宗伯與執事共禱祠禱祈禮輕類者依其正禮而爲之疏曰禍災謂國遭水

早凶荒則有禱祠之事故云亦如之天災謂日月食星長奔殞地災謂震裂則類祭社稷及宗廟則亦小宗伯爲位祭之

春官

小子凡沈辜侯禳飾其牲鄭司農云沈謂祭川爾雅曰祭川曰浮沈辜謂磔牲以祭

也月令曰九門磔禳以畢春氣侯禳者候四時惡氣禳去之也夏官 小子祈五祀見鬻條 羊人凡沈辜

侯禳鬻積共其羊牲疏曰祭天用犢其日月已下有用羊者雞人凡祭祀而禳鬻共其雞牲疏曰司農云面

禳四面禳則侯禳禳謂禳去惡祥也春官 地官牧人凡外祭毀事用虺可也注曰外祭謂表貉及王行所

過山川用事者虺謂雜色不純毀謂鬻辜侯禳毀除殃咎之屬疏曰按宗伯云鬻辜祭四方百物而引九門磔

禳又按小祝職云將事侯禳皆是祈除殃害非常之祭用虺之類故引以爲證也虺亡江反 男巫

掌望祀望衍授號旁招以茅衍注音延疏曰云望祀者類造禱祭遙望而祀之云

望衍者衍延也是攻說之禮遙望延其神以言語責之云授號者此二者皆詛祝授以神號云旁招以茅者旁

文獻通考

卷六

郊社

三

謂四方此男巫於地官祭此神時則以茅招之於四方也元謂破衍爲延者衍字於六祈義無所取故破從延

云望祀謂有牲彘盛者注大祝曰云類造禱祭皆有牲攻說用幣而已有牲則有黍稷故此兼云彘盛者也是也

延進也謂但用幣致其神者此即攻說用幣而已是也云二者詛祝所授類造攻說禱祭之神號男巫爲之招

者以其授號文承二者之下故知此六神皆授之號云授號知是詛祝者按詛祝而知也注及黃氏說見地示

篇四望條冬堂贈無方無算堂贈謂逐疫也無方四方爲可也無算道里無數遠益善也元

謂冬歲終以禮送不祥及惡夢皆是也其行必由堂始巫與神通言當東則東當西則西可近則近可遠則遠

無常數春官 女巫掌歲時祓除蠲浴注曰歲時祓除如今三月上巳如水上巳之類鬻浴謂以香薰草藥沐

浴疏曰一月有三巳據上句之巳而爲祓除之事見今三月三日水上戒浴是也占夢季冬乃舍萌於四方

以贈惡夢注曰元謂舍讀爲釋舍萌猶釋菜也古書釋菜釋奠多作舍字萌菜始生也贈送也欲以新善去故惡疏曰元謂舍萌猶釋菜也者按王制有釋菜奠幣之事故從之秋官庶氏掌除毒蠱以攻說禱之嘉草攻

之凡驅蠱則令之比之註曰毒蠱蟲物而病害人者賊律曰敢蠱人及敎令者棄市攻說祈名祈其神求去之也嘉草藥物其狀未聞攻之謂熏之令之比之謂使爲之又校比之疏曰攻說禱之據去其神也嘉草攻之據去其身也云驅之止謂用嘉草熏之時并使人驅之既役人衆故須校比之翦氏掌除蠹物以攻崇攻之以莽草熏之凡庶蠱之事注曰庶除故以六祈而言之以莽草熏之據去其身也

傳莊公二十五年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

社左氏曰非常也唯正月之朔慝未作正月夏之四月周之六月

謂正陽之月今書六月而傳云唯者明此月非正陽月也慝陰氣正音政日有食之於是

乎用幣于社伐鼓于朝食於正陽之月則諸侯用幣于社請救於上公伐鼓於朝

退而自責以明陰不宜侵陽臣不宜掩君以示大義公羊子曰日食則曷爲鼓

用牲于社求乎陰之道也以朱絲營社或曰脅之或

文獻通考 卷九 郊社 四

曰爲閭恐人犯之故營之社者土地之主也月者土地之精也上繫於天而犯

日故鳴鼓而攻之脅其本也朱絲營之助陽抑陰也

或曰爲閭者社者土地之主尊也爲日光盡天閭冥

恐人犯歷之故營之然此說非也記或傳者示不欲

絕異說耳疏曰云知其非者正以日食陰氣侵陽社官五土之神理宜抑之而

反營衛失抑陰之義故也穀梁子曰言日言朔食

正朔也鼓用牲鼓禮也用牲非禮也天子救日置五

麾陳五兵五鼓麾旌幡也五兵諸侯置三麾陳三鼓

三兵大夫擊門士擊柝言充其陽也凡有聲皆陽事以厭陰氣柝兩

木相擊充實也疏曰五麾者糜信云各以方色之旌置之五處也五兵者徐邈云矛在東戟在南鉞在

青鼓南方赤鼓西方白鼓北方黑鼓中央黃鼓按五

兵有五種未審六鼓是一鼓有五色爲當五種之鼓

也何者周禮有六鼓雷鼓靈鼓鼗鼓鼗鼓磬鼓晉鼓

之等若以爲五種之鼓則不知六鼓之內竟去何鼓若以爲一種之鼓則不知六鼓之內竟取何鼓

文公十五年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左

氏曰非禮也日有食之天子不舉去盛諸侯用幣于

社社尊於諸侯故請救而不敢責之伐鼓于朝以昭事神訓民事君

天子不舉諸侯用幣所以示有等威古之道也等威威儀

事神尊卑異制所以訓民等昭公十七年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左氏曰祝

史請所用幣昭子曰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伐鼓于朝

諸侯用幣于社伐鼓于朝禮也平子禦之曰止也唯

正月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有伐鼓用幣禮也

其餘則否太史曰在此月也正音政 正月謂建巳正陽之月也於周謂六

文獻通考 卷之六 郊社 五

月於夏爲四月慝陰氣也四月純陽用事陰氣未動而侵陽災重故有伐鼓用幣之禮也平子以爲六月

非正月故太史答言平子弗從昭子退曰夫子將有

異志不君君矣安君之災故曰有異志 疏曰日食陰侵陽臣侵君之象救日食所以助

君抑臣也平子不肯救齊有彗星出齊之分野不書魯不見 疏

日出齊之分野於元枵之次也彗即孛也文十四年有星孛入于北斗十七年有星孛于大辰皆書此不

書者時魯不見齊侯使禳之晏子曰無益也祇取誣焉

見或陰不見且天之有彗也以除穢也君無穢德又何禳焉若德

之穢禳之何損詩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

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君無違德方國將至

何患於彗詩曰我無所監夏后及商用亂之故民卒

流亡若德回亂民將流亡祝史之爲無能補也公說

乃止昭公二十六年左氏傳哀公六年有雲如衆赤鳥夾日

以飛三日楚子使問諸周太史周太史曰其當王身

乎日爲人君妖氣守之故以爲當王身雲在楚上唯楚見之故禍不及他國若禳之可移

於令尹司馬王曰除腹心之疾而寘諸股肱何益不

穀不有大過天其妖諸有罪受罰又焉移之遂弗禳

春秋左氏傳昭公十七年冬有星孛于大辰左氏曰有

星孛于大辰西及漢夏之八月辰星見在天漢西今孛星出辰西光芒東及天漢

鄭裨竈言於子產曰宋衛陳鄭將同日火若我用瓊

瑛玉瓚鄭必不火瓚圭也瑛玉爵也瓚勺也欲以禳火子產弗與十八

文獻通考

卷六

郊社

六

年夏五月火始昏見火心星丙子風梓慎曰是謂融風

火之始也東北曰融風融風木也木火母故曰火之始疏曰東北曰融風易緯作調風俱是

東北風一風有二名東北木之始故融風爲木也木是火之母火得風而盛故融爲火之始七日

其火作乎從丙子至壬午七日壬午戊寅風甚壬午

大甚宋衛陳鄭皆火梓慎登大庭氏之庫以望之大庭

氏古國名在魯城內魯於其處作庫高顯故登以望氣參所占以審前日之言曰宋衛陳鄭

也數日皆來告火裨竈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前年裨竈

欲用瓊瑛禳火子產不聽今復請用之鄭人請用之子產不可子大叔

曰寶以保民也若有火國幾亡可以救亡子何愛焉

子產曰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何以知之竈焉知

天道是亦多言也豈不或信多言者或時有中遂不與亦不

復火傳言天道難明雖禘昭公十八年夏五月宋

衛陳鄭災左氏曰鄭子產使子寬子上巡羣屏攝至

於大宮二子鄭大夫屏攝祭祀之位大宮鄭祖廟巡

語說事神之禮云使名姓之後能知犧牲之物彝器

之量屏攝之位壇場之所而心率舊典者為之宗知

屏攝是祭祀之位也鄭衆云攝攝束茅以為屏蔽其事或當然使公孫登徙大龜登

卜大夫使祝史徙主禘於周廟告於先君禘音石注

中主條明日使郊人助祝史除於國北疏曰郊人當謂

祝史掌祭祀之官也使此鄉人助祝史除地在城之

北作壇場為祭處也就國北者南為陽北為陰就太

陰禳火於元冥回祿元冥水神回祿火神疏曰

火也月令冬云其神元冥知元冥

文獻通考登父郊社七

水神也周語云夏之亡也回祿信於黔隧先儒注左

傳及國語者皆云回祿火神或當有所見也祭水神

欲令水抑火祭火神欲令火三日哭七月鄭子產為

火故大為社禘禳於四方振除火災禮也振棄宋災

二師令四鄉正敬享二師左右師也鄉正鄉大夫享

掌其方左右各掌其二鄉并言其事故云二師命四

鄉正也費誓云魯人三郊三遂則魯立三鄉此云命

四鄉正則宋立四鄉也周禮鄉為一軍大國三軍宋

是大國不過三軍而有四鄉者當時所立非正法也

於是宋置六卿況四鄉乎敬享不知所享何祝宗用

神周禮大祝國有天災乃禱祀社稷禱祀祝宗用

馬於四墉祀盤庚於西門之外祝大祝宗宗人墉城

禳火盤庚殷王宋遠祖城積陰之氣故祀之凡天災

有幣無牲用馬祀盤庚皆非禮疏曰周禮大祝掌

六祝之辭以事鬼神示祈福祥小宗伯掌建國之神

位特牲少牢士大夫之祭祀也皆宗人掌其事然則



諸是祭神言辭大祀掌之禮儀宗人晉侯問於士弱

掌之故所有祭祀皆視宗同行此事問宋何故自

曰吾聞之宋災於是乎知有天道何故知天道將災

對曰古之火正或食於心或食於味以出內火是故

味為鶉火心為大火謂火正之官配食於火星也建

民放火建戌之月大火星伏在日下夜不得見則令

民內火禁放火疏曰周禮司燼掌行火之政令季

春出火民咸從之季秋內火民亦如之鄭司農云以

三月昏心星見於辰上使民出火九月黃昏心星伏

在戌上使民內火建辰之月即月令季春之月日在

胃昏七星中南方七星有井鬼柳星張翼軫七者共

為朱鳥之宿星即七星也味謂柳也春秋緯文曜銅

味味謂鳥陽七星為頸宋均注云陽猶首也柳謂之

味味鳥首也七星為朱鳥頸也味與頸共在於午者

鳥之止宿日屈在頸七星與味體相接連故也鶉火

星昏而在南方於此之時令民放火味星為火之候

故於十二次味為鶉火也建戌之月即月令季秋之

文獻通考卷之 郊社八

月日在房東方七宿角亢氐房心尾箕七者共為蒼

龍之宿釋天云大辰房心尾也大火謂之大辰孫炎

曰龍星明者以為時候大火九月日體在房房心相

主焉以是故此傳以為大火九月日體在房房心相

近與日俱出俱沒伏在日下不得出見故令房內火

禁放火也火官合配其人蓋多不知誰食於心誰食

於味也此傳鶉火大火共為出內火之候周禮之注

不言味者以味非內火之候故唯指大火以解出內

之文故其言陶唐氏之火正闕伯居商邱闕伯高辛

不及味也氏之子傳

曰遷闕伯於商邱主辰辰大火也今為宋星然則商

邱在宋地疏曰爾雅以大火為大辰是辰為大火

也昭公七年傳曰宋大辰之虛是大火為宋星也闕

伯居商邱祀大火今大火為宋星則知宋亦居商邱

以此明之故云然則商邱在宋地祀大火而火紀時

也釋例云宋商商邱三名一地祀大火而火紀時

焉謂出內 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相土契孫商之祖

居商邱也始代闕伯之後

祀大火商人閱其禍敗之釁必始於火是以日知其

焉謂出內 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相土契孫商之祖

居商邱也始代闕伯之後

祀大火商人閱其禍敗之釁必始於火是以日知其

焉謂出內 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相土契孫商之祖

居商邱也始代闕伯之後

祀大火商人閱其禍敗之釁必始於火是以日知其

焉謂出內 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相土契孫商之祖

有天道也閩猶數也商人數所更歷恆多火災宋是殷商之後故知天道之災必火數所主

反襄公九年左氏傳梁山崩晉侯以傳召伯宗傳中繼反

伯宗辟重曰辟傳傳乃重載重人曰待我不如捷之

速也捷邾問其所曰絳人也問絳事焉曰梁山崩將

召伯宗謀之問將若之何曰山有朽壤而崩可若何

國主山川主謂所故山崩川竭君為之不舉為于偽

盛降服損盛乘纒纒武旦反又莫徹樂息八出次舍

郊祝幣陳玉史辭自罪禮焉禮山其如此而已雖伯

宗若之何伯宗請見之見之於不可見不肯遂以告而

從之成公五年左氏傳莊公三十二年秋七月有

文獻通考

卷九

郊社

九

神降于莘有神聲以接惠王問諸內史過曰是何故

也過古禾反內對曰國之將興明神降之監其德

也將亡神又降之觀其惡也故有得神以興亦有以

亡虞夏商周皆有之亦有王曰若之何對曰以其物

享焉其至之日亦其物也享祭也若以甲乙日祭先

祭王從之內史過往聞號請命聞號請於神求反曰

號必亡矣虐而聽於神神居莘六月號公使祝應宗

區史囂享焉神賜之土田祝大祝宗宗人史史囂曰

號其亡乎吾聞之國將興聽於民政順將亡聽於神

於神神聰明正直而壹者也依人而行唯德號多涼

德其何土之能得

涼薄也為僖二年晉滅下陽傳

楚共王無冢適

有寵子五人無適立焉乃大有事于羣望

羣望星辰山川而

祈曰請神擇於五人者使主社稷乃徧以璧見於羣

望曰當璧而拜者神所立也誰敢違之既乃與巴姬

密埋璧於大室之庭

大室音泰巴姬共王妾大室祖廟昭公十三年左氏傳

尚書大傳曰維王后元祀

王謂禹也后君也祀年也禹始居攝為君之年也

帝令大禹步于上帝

帝舜也步推也帝令禹推演天道謂觀得失反覆也維時

洪祀六沴用咎于下

用此時始大祀六沴之用咎于下者

德受命休令爰用五事建立王極一曰貌貌之不恭

是謂不肅

肅敬也君貌不恭則是不能敬其事也

厥咎狂

君臣不敬則僭慢如狂矣

文獻通考

卷九

郊社

十

厥罰恆雨

貌曰木木主春春氣生生氣失則逾其節故恆雨也

厥極惡

故於人

則為惡

時則有服妖服貌

時則有龜孽

龜蟲之生於水游於春者也

木時則有雉禍雜畜之有冠翼者也屬貌

時則有下體生於上之

痾痾病也貌

時則有青眚青祥維金沴木次二事曰

言言之不從是謂不乂

君言不從則是不能治其事也

厥咎僭

君臣

則僭差矣

厥罰恆暘言曰金金主秋秋氣殺氣失故恆暘也

厥極憂

殺氣失者於人

為憂為時則有詩妖

詩以時則有介蟲之孽

介蟲生於火

而藏於秋

時則有犬禍犬畜之以口吠守者也屬言

時則有口舌

之痾

言氣失病也

時則有白眚白祥維木沴金次三事曰

視視之不明是謂不哲

哲為瞭也君視不明是謂不能瞭其事也厥咎荼

君視不瞭  
則茶緩也  
厥罰恆煨  
視曰火  
火主夏  
夏氣長  
失故於時  
則有草妖  
物可見者  
莫時則有  
裸蟲之孽  
氣

時則有羊禍  
羊畜之遠  
視時則有  
目痾時則  
有赤肯

赤祥維水  
沴火次四  
事曰聽聽  
之不聰是  
謂不謀君

不聰則是不  
能謀其事也  
厥咎急厥  
罰恆寒聽  
曰水水主  
冬冬氣

厥極貧  
藏氣失故  
於人為貧  
時則有鼓  
妖鼓聽時  
則有豕禍  
豕畜

之居閑衛而  
時則有耳  
痾聽氣失  
之病時則  
有黑肯黑  
祥

維火沴水  
次五事曰  
思心思心  
之不容是  
謂不聖容

為窺窺通也  
心明曰聖  
孔子說休  
徵曰聖者  
通也兼

四而明則所  
謂聖聖者  
包貌言視  
聽而載之  
以思心

者通以待之  
君思心不  
通厥咎冦  
冦冒也君  
臣心不

則是不能心  
明其事也  
厥咎冦明  
則相象冒  
矣

文獻通考

卷六

郊社

十一

厥罰恆風  
思心曰土  
土王四時  
主消息生  
殺長藏之

物之性命者  
也風亦出  
內雨陽寒  
燠之徵皆  
所以殖萬

殖氣失故恆  
風厥極凶  
短折殖氣  
失則於人  
為凶短

未婚時則有  
脂夜之妖  
夜讀時則  
有華孽華  
當為夸

曰折時則有  
脂夜之妖  
日夜時則  
有華孽夸  
蚘蟲之

生於土而時  
則有牛禍  
牛畜之時  
則有心腹  
之痾思

氣失時則有  
黃青黃祥  
時則有金  
木水火沴  
土志論

君不寬容則  
地動元或  
疑焉今四  
行來沴土  
地乃動

臣下之相師  
為畔逆之  
象君不通  
於事所致  
也以為

不寬容亦皆  
為陰勝陽  
臣強之異  
王之不極  
是謂不建

行則王極象  
天也人法  
天元氣厥  
咎眚劉子  
駿傳曰

純則不可以  
一體而言  
之也厥咎  
眚亂也君  
臣

不立則上厥  
罰恆陰王  
極象天天  
養萬物

下亂也厥罰  
恆陰養氣  
失故恆陰  
也厥極弱  
為

剛德剛氣失  
時則有射  
妖射人將  
發矢必先  
於此儀

致於人為弱  
時則有射  
妖射人將  
發矢則必  
中於彼矣  
君

將出政亦先於朝廷度之出則歷於民心射其象者也時則有龍蛇之孽龍蟲生於

淵行於無形過於天者也屬天蛇龜之類或曰龍無角曰蛇時則有馬禍天行健馬畜之

疾行者也時則有下人伐上之病時則有日月亂行星辰

逆行亂謂薄食闔竝是逆謂盈縮反明經天守舍之類維五位復建辟厥診

君失五事則五行相診違其位復立之者明其變異

則改過以共禦之又必齊肅祭祀以撫其神則凶咎

可除矣曰二月三月維貌是司四月五月維視是司六

月七月維言是司八月九月維聽是司十月十一月

維思心是司十二月與正月維王極是司司主也凡六

診之作歲之朝月之朝日之朝則后王受之歲之中

月之中日之中則正卿受之歲之夕月之夕日之夕

則庶民受之自正月盡四月為歲之朝自五月盡八

夕上旬為月之朝中旬為月之中下旬為月之夕平

旦至食為日之朝禺中至日昃為日之中下晡至黃

昏為日之夕受之謂受其凶咎也其二辰以次相將其次受二辰為

微令歲之朝也日月月中則上公受之日月夕則下公

受之日月朝則大夫受之歲之夕也日月朝則上士

受之日月中則下士受之其止貌之失禦貌於喬忿者在於去

餘差以尊卑多少則悉矣驕忿驕忿者是不恭之刑也謂以其月從其禮祭之

若傲很明德忿戾無期之類也三乃從從順也三祭也其禦言於訖眾以其月從其

體祭之三乃從說止也止言之失者在於去止眾止

厲王弼譖諂以禦視於忽似以其月從其禮祭之三

障民口之類也乃從止視之失者在於去忽似忽似者是不明之刑

文獻通考 卷六

郊社

三

禦聽於忱攸以其月從其禮祭之三乃從止德之失者在於去

忱攸忱攸者是不聰之刑也若老夫灌灌小子驕驕誨爾諄諄聽我藐藐之類禦思心於有

尤以其月從其禮祭之三乃從尤過也止思心之失者在於去欲有所過

欲者是不獻之刑也是若昭公不知禮宗尊也止王極之失而習小儀不修政而欲誅季氏之類也

始以其月從其禮祭之三乃從者在於尊用始祖之失法度不言惡者人性備五德得失在斯王不及則五

事皆失非一惡也大者易姓小者滅身其能宗始則錄延其受命之君承天制作猶天之六沴之禮散齊

教命也故掌祖廟之藏者謂之天府

七日致齊三日新器潔祀用赤黍朝於中庭祀四方篇名也

從東方始卒於北方其祀禮曰格祀今亡

大宗伯國有大故則旅上帝及四望故謂凶災旅陳也陳其祭祀以祈焉

文獻通考卷之 登天 郊社 圭

禮不如祀之備也上帝五帝也元典瑞四圭有邸以謂四望五嶽四鎮四瀆春官

祀天旅上帝注疏見兩圭有邸以祀地旅四望注疏見

大旅共玉器而奉之玉器謂四圭祿掌次王大旅上注疏見

帝則張氈案設皇邸注疏見祭物職金旅于上帝則注疏見

共其金版金鉗謂之版此版所施未聞秋官 司尊彝大喪存奠彝大

旅亦如之旅者國有大故之祭也亦存其奠彝則陳之不即徹疏曰云不即徹則與上注奠者朝

夕乃徹義異但上經據人鬼日出逮日放其去來於陰春官上陽此天神無此義但不即徹不必要至夕也

眡瞭掌凡樂事播鼗擊頌磬笙磬頌音容視瞭播頌音容

方曰笙笙生也在西方曰頌頌或作庸庸功也大射禮南陳又曰西階之西頌磬東掌大師之縣大師當縣則

大師掌六律六同五聲八音以其無日於音聲審凡樂事相替相謂扶工大喪廡樂

器大旅亦如之廡許金反疏曰大旅非常祭亦同上

師掌教吹竽笙頤籥簫箎篪管春牘應雅以教祓樂吹

禁反竽音于頤虛袁反籥音獨或不泄其縣疏曰此經直言陳之明陳於饌處而已不

臨其縣其臨縣者大司樂云大喪臨廡樂器注云臨笙

師罇師之屬是也同上大卜凡旅陳龜陳龜於饌處也士喪禮

止南首是也不親貞龜亦以下旅祭非常輕於大遷大

疏曰饌處謂在西塾南首故引士喪禮為証也猶送也

陳氏禮書曰旅非常祭也國有大故然後旅其羣

神而祭之則荆岐既旅蔡蒙旅平丸山刊旅者以

文獻通考卷全郊社古

水災耳推此則凡所遭之大故皆凶災之類也考

之於禮天子所次之位則張氈案設皇邸所奠之

圭則四圭有邸所用之版則金版至於司尊彝之

存奠彝笙師之陳樂器眠瞭之廡樂器皆如大喪

之禮言奠則非純乎祭也言存則非即徹之也陳

樂而不縣廡樂而不鼓非以其凶災邪周官或言

大旅或言旅蓋故有大小而旅亦隨異也然大旅

之禮不若祀天之為至也故曰大旅具矣不足以

享帝若夫旅四望山川則所次不以氈案皇邸所

用不以金版而所用之圭則兩圭有邸而已

大祝掌六祈以同鬼神四曰禁祭崇敬反辰之祭也如日食以朱

絲營社有牲疏曰祭法埋少牢於泰昭祭

時也下云幽祭星雩祭水旱皆用少牢

黨正及四時之孟月吉月則屬民而讀邦法以糾戒之

春秋祭禘亦如之

祭謂雩祭水旱之神蓋亦為壇位如祭社稷云疏曰禮記祭法云雩祭

祭水旱按昭公元年左氏傳子產云水旱癘疫之不時

於是乎禘之皆是祭祭水旱神也大司徒及封人等皆

壇名故知亦如社稷有壇位無正文故言云以疑之也

族師月吉則屬民而讀邦法

月吉每月朔日也疏曰

其孺親民教亦彌數故

十二月朔日皆讀之 春秋祭酺亦如之

酺音步或音蒲酺者為

人物災害之神也故書酺或為步杜子春云當為酺元

謂校人職又有冬祭馬步則未知此世所云蝮螟之酺

文獻通考

卷六

郊社

五

與人鬼之步與蓋亦為壇位如雩祭云族長無飲酒之

禮因祭酺而與其民以長幼相獻酬焉 蝮悅全反步

與音餘 疏曰鄭知酺者為人物災害之神者凡國之

祈祭者皆恐與人物為災害謂若州長黨正所祭社祭

亦為水旱與人物為災害明此亦是恐與人物為災害

之神也但此經云酺不知何神故舉漢法以況之但漢

時有蝮螟之酺神又有人鬼之步神未審此經酺定當

何酺故兩言之以無正文故皆云與以疑之也按上州

長春秋習射有飲酒禮黨正十月農功畢亦有飲酒禮

皆得官物為之今此族卑不得官物為禮故云族長無

飲酒禮也鄭知因祭酺有民飲酒之禮者按禮記禮器

云周旅酬六尸曾子曰周禮其猶醪與鄭注禮器明堂

飲酒有醪法醪即合錢飲酒乃命國醪鄭據禮器明堂

禮皆有醪法醪即合錢飲酒乃命國醪鄭據禮器明堂

同上 問胥各掌其閭之政令凡春秋之祭祀聚眾

庶既比則讀法書其敬敏任恤者注曰鄭司農云二十

五家為閭祭祀謂州社黨祭族酺也及比皆會聚眾民

因以讀法以救戒之疏曰旅師以上官尊讀法雖稀稠

不同皆有時節但問胥官卑而於民為近讀法無有時

節但是聚眾庶比之時節讀法故云既比則讀法云書



其敬敏任恤者以上書其德行道藝今此間胥親民更近故除任恤六行之外兼記敬敏者也 鄙師各掌其鄙之祭祀注曰祭祀祭禁也疏曰五百家為鄙 鄣長各掌其鄣之政令疏曰一鄙五鄣故云各掌其鄣之政令云治其祭祀者謂若族祭醮之類 鄣作管反 春官肆師若國有大故則令國人祭歲時之祭祀亦如之注曰大故謂水旱凶荒所令祭者社及祭疏曰云命國人祭按地官州祭社黨祭禁族祭醮於六遂之中亦縣祭社鄙祭禁鄣祭醮皆是國人所祭之事也凡言歲時者謂歲之四時月令唯見一時故鄭云此其一端也 春官

傳山川之神則水旱癘疫之災於是乎禁之日月星

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禁之 注疏見久雨禱條

右祈讓 旅禁附

女祝掌王后之內祭祀凡內禱祠之事 內祭祀六宮之中竈門戶禱疾

文獻通考 卷六 郊社 共

病求瘳也祠報福 疏曰婦人無外事無行與中雷之等其竈與門戶人所出入動作所由后亦當祀之故言竈與門戶也按月令春祀戶夏祀竈秋祀門而祀之時亦當依此也后無外事禱祠又是非常之祭故知唯有求瘳報福 掌以時招梗禴禳之事以除疾殃 疏曰云以時者謂隨其事時不必要在四時也云招者招取善祥梗者禦扞

其事時不必要在四時也云招者招取善祥梗者禦扞惡之未至禴者除去見在之災禳者推卻見在之變異此四者皆與人為疾殃故云以除疾殃也云四禮唯禴其遺象今存者此四禮至漢時招梗及禴不行唯禴一禮漢猶存其遺象故云 男巫春招弭以除疾病 元讀遺象今存也 天官 男巫春招弭以除疾病 弭讀

為救字之誤也救安也安凶禍也招救皆有祀行之禮疏曰知招救皆有祀行之禮者此招救為招福安禍

與侯禋同在六祝有祭之法故知此二者亦 疾病乃有望祀望行之禮可知 衍音延 春官

行禱乎五祀 二祀曰門曰行 儀禮禮記 盡孝子之情 五祀博言之土

傳武王有疾周公作金縢 為請命之書藏之於匱金縢禮禮記 緘之以金不欲人開之

滕遂以所藏 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 伐紂明年武 王有疾不悅

豫 二公曰我其為王 穆卜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

召公太公言王疾當敬卜吉凶 疏曰 公乃自以為

止二公之卜云未可以憂怖我先王 因太王王季文王請命

功 請命為己事 為三壇同墀 於天故為三壇 壇築土

墀除地大除地 為壇于南方北面周公立焉 疏曰神

於中為三壇 故周公立壇 植壁秉珪乃告太王王季文王 壁以禮

上對三王也 於三王之坐周公秉桓 史乃毋祝曰惟爾元孫某邁

圭以為贊告謂祝辭 疏曰史乃以策執以祝之曰惟爾元孫

勵虐疾 某某即發也 過得危暴重疾今恐其死 若爾

三王是有丕子之責于天 以旦代某之身 大子之責 謂疾不可

救於天則當以旦代之 疏曰元云丕讀曰不愛子 孫曰子元孫遇疾若汝不救是將有不愛子孫之過

文獻通考 卷之 登矢 郊社 志

為天所責欲使為之 予仁若考能多材多藝能事鬼

請命也與孔讀異 神 我周公能順父又多材多藝 乃元孫不若旦多

材多藝不能事鬼神 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 汝元孫 受命於

天庭為天子布其德教以 佑助四方言不可以死 用能定爾子孫于下地四

方之民罔不祇畏 言武王用受命帝庭之故能定先 人子孫於天下四方之民無不敬

畏 嗚呼無墜天之降寶命我先王亦永有依歸今我 即命于元龜爾之許我我其以璧與珪歸俟爾命 許

疾瘳待命 爾不許我我乃屏璧與珪 不許謂不愈也 當以事神 屏藏也言不得 神乃卜三龜一習吉 習因也以三王之 啓籥見書乃 并是吉 三兆既同吉 開籥見 公曰體王其罔害 公視 兆書乃亦并是吉 兆曰

如此兆體王其無害言必愈

予小子新命于三王惟永終是圖公

歸乃納冊于金縢之匱中王翼日乃瘳

從壇歸翼明瘳差也朱

子曰若爾三王是有丕子之責于天以旦代某之身

此一段先儒都解錯了惟有鼃以道說得好他解丕

子之責如史傳中責其侍子之責蓋云責三王之侍

子待子指武王也上帝責其來服事左右故周公乞

代其死云以旦代某之身予仁若考能多材多藝能

事鬼神乃元孫不若且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用能

定爾子孫于下地四方之民罔不祗畏言三王有侍

子之責于天則不如以我代之我多材多藝能事上

帝武王不若我多材多藝不能事上帝爾不如且雷

他在世上定爾之子孫與四方之民文意如此伊川

卻疑周公不應自說多材多藝不是

如此蓋他只是要代武王之死而已

子疾病子路請禱子曰有諸子路對曰有之誅曰禱爾于上下神

祇子曰邱之禱久矣

朱子曰禱謂禱於鬼神有諸問有此理否誅者哀死而述其行

文獻通考

卷六 郊社 六

之詞也上下謂天地天曰神地曰祇禱者悔過遷善以祈神之佑也無其理則不必禱既曰有之則聖人未嘗有過無善可還其素行固已合於神明故曰邱之禱久矣又士喪禮疾病行禱五祀蓋臣子迫切之至情有不能自己者初不請於病者而後禱也故孔子之於子路不直拒之而但告以無所事禱之意

鄭子產聘于晉晉侯有疾韓宣子逆客私焉

私語曰

寡君寢疾竝走羣望

晉所望祀山川皆走往祈禱

有加而無瘳今

夢黃熊入于寢門其何厲鬼也對曰以君之明子為

大政其何厲之有昔堯殛鯀于羽山

殛誅也羽山在東海祝其縣西

南熊獸名亦作能如字一音奴來反三足鼃也解者

云獸非入水之物故是鼃也一曰既為神何妨是獸

按說文及字林皆云能熊屬足似鹿然則既熊屬又

為鼃類今本作能者勝也東海人祭禹廟不用熊白

及鼃為膳斯豈

其神化為黃熊以入于羽淵實為夏

鯀化為二物乎

郊三代祀之

夏戶雅反殷周二代又通在羣神之數并見祀

管

為盟主其或者未之祀也乎

言周襄晉為盟主得佐天子祀羣神韓子

子

祀夏郊

祀晉侯有閒

國語晉語及說苑並同惟國語

楚昭王有疾卜曰河為祟王弗祭大

云祀夏郊董伯為尸為異

夫請祭諸郊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

江漢睢漳楚之望也

雖七餘反四水在楚界疏

經襄陽至江夏安陸縣入江睢經襄陽至南郡枝江

縣入江漳經襄陽至南郡當陽入江是四水皆在楚

也禍福之至不是過也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

遂弗祭孔子曰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國也宜哉

哀公六年晉侯有疾鄭伯使公孫僑如晉聘且問

左氏傳

文獻通考

郊社

卷六

无

疾叔向問焉曰寡君之疾病卜人曰實沈臺駘為祟

史莫之知敢問此何神也子產曰昔高辛氏有二子

伯曰閼伯季曰實沈

駘他才反閼於葛反

居于曠林不相能也

尋干戈以相征討后帝不臧

后帝堯也

遷閼伯于商

邱主辰

商邱宋地主祀辰星辰大火也

商人是因故辰為商星

相土封商邱

因閼伯故

遷實沈于大夏主參

夏戶雅反參所

林反

大夏唐人是因以服夏商

疏曰謂之唐人當

九年傳云陶唐氏既喪其後有劉

累知此唐人是彼劉累之等類也

其季世曰唐叔虞

唐人之季世當武王邑姜方震大叔反又音申邑

姜武王后齊大公之女懷胎夢帝謂已余命而子曰

為震大叔成王之弟叔也

邑

虞將與之唐屬諸參而蕃育其子孫及生有文在其

手曰虞遂以命之及成王滅唐而封大叔焉故參為

晉星疏曰叔虞為晉之祖故言晉侯也由是觀之則實沈參神也昔

金天氏有裔子曰昧為元冥師生允格臺駘金天氏帝少皞

裔遠也元冥水官昧為水官之長疏曰昧為元冥師師訓長也故云昧為水官之長二十九年傳云少皞氏有四叔修及熙為元冥昧為金天裔子當是修熙之後釋例曰修及熙皆為元冥未知昧為誰之子

或是其子孫也昧臺駘能業其官纂昧之業宣汾洮汾扶分反洮他

也汾洮障大澤障障以處太原太原晉陽也帝用嘉

之封諸汾川帝顓頊沈妣琴黃實守其祀沈音審四

今晉主汾而滅之矣滅四國由是觀之則臺駘汾神也

文獻通考

卷六

郊社

二

抑此二者不及君身山川之神則水旱癘疫之災於

是乎祭之有水旱之災則祭山川之神若臺駘者周禮四曰祭祭為祭用幣以祈福祥

疏曰日月山川之神其祭非有常處故臨時營其地立攢表用幣告之以祈福祥也攢聚也聚草木為祭

處耳攢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

乎祭之星辰之神若實沈者若君身則亦出入飲食哀樂之事

也山川星辰之神又何為焉言實沈臺駘不為君疾昭元年左氏傳

宋公享晉侯於楚邱請以桑林疏曰若非天子之樂則宋人不當請荀罃

不須辭以宋人請而荀罃辭明其非常樂也宋是殷後得用殷樂知桑林是殷天子之樂名也經典言殷

樂為大濩而此復云桑林者蓋殷家本有二樂如周之大武象舞也名為大濩則傳記有說湯以寬政治

民除其邪虐言能覆濩下民使得其所故名其樂為大濩其曰桑林先儒無說唯書傳言湯伐桀之後大

早七年史卜曰當以人為禱湯乃翦髮斷爪自以為牲而禱於桑林之社而雨大至方數千里或曰禱桑林以得雨遂以荀偃辭之荀偃士句曰諸侯宋魯桑林名其樂也

於是觀禮宋王者後魯以周公故皆用天子禮樂故可觀魯有禘樂賓祭用

之禘三年大祭則作四代之樂別祭羣公則用諸侯樂疏曰劉炫曰禘是大禮賓得與同者享賓用

樂禮傳無文但賓禮既輕必異於禘魯以享賓當時之失用之已久遂以為常荀偃士句引過繆之事以

誦晉侯使聽宋耳魯以禘樂享賓猶以十一年為士鞅吳以引徵百年亦非正也

享君不亦可乎言其天子舞師題以旌夏疏曰舞師

主陳設樂事者謂舞初入之時舞師建旌夏以引舞人而入以題識其舞人之首故晉侯卒見懼而退入

于房也謂之旌夏蓋晉侯懼而退入於房旌夏非常

形制大而別為之名心偶有去旌卒享而還及著雍疾卜桑林見荀偃士

所畏

文獻通考卷六郊社

句欲奔請禱焉奔走還荀偃不可曰我辭禮矣彼則

以之猶有鬼神於彼加之言自當加晉侯有閭閭疾

公十年左氏傳襄齊侯疥遂疢疥音戒梁元帝音

失廉反疏曰後魏之世嘗使李繪聘梁梁人袁狎

與繪言及春秋說此事云疥當為疥疥是小瘡疢是

大瘡疢患積久以小致大非疥也狎之此言梁主之

說也今人瘡有二日一發亦有頻日發者俗人仍呼

二日一發久不差者為瘡瘡則梁主之言信而有證

也是齊侯之瘡初二日一發後遂頻日熱發故曰疥

遂疢以此久不差故諸侯之賓問疾者多在期而不

齊也先儒舊說皆為疥遂疢初疥後瘡耳

瘳諸侯之賓問疾者多在期音基瘳救霄梁邱據與

裔款言於公曰吾事鬼神豐於先君有加矣今君疾

病為諸侯憂是祝史之罪也諸侯不知其謂我不敬

君盍誅於祝固史囂以辭賓欲殺固以辭謝來問疾之賓公說告

晏子晏子曰日宋之盟屈建問范會之德於趙武趙

武曰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竭情無私其祝史祭

祀陳信不媿其家事無猜其祝史不祈屈居勿反家無猜疑之

事故祝史無建以語康王康王曰神人無怨宜夫子

之光輔五君以為諸侯主也語去聲五君文襄靈成景疏曰文公為戎右

襄靈為大夫成公為卿景公為太傅公曰據與款謂寡人能事鬼神故

欲誅於祝史子稱是語何故對曰若有德之君外內

不廢上下無怨動無違事其祝史薦信無媿心矣君有

功德祝史陳是以鬼神用享國受其福祝史與焉其

文獻通考卷六

郊社

三

所以蕃祉老壽者為信君使也社音恥為子偽反其言忠信

於鬼神其適遇淫君外內頗邪上下怨疾動作辟違

從欲獸私辟匹亦反從子用反獸於豔反高臺深池撞鐘舞女斬刈

民力輸掠其聚劉魚廢反掠音略以成其違不恤後人暴虐

淫從肆行非度無所還忌不思謗讟不憚鬼神怒

民痛無悛於心其祝史薦信是言罪也以實白神是為言君之罪

其蓋失數美是矯誣也數所主反疏曰掩蓋愆失妄數美善是之謂矯詐誣周

者進退無辭則虛以求媚作虛辭以是求媚於神以鬼神不享

其國以禍之祝史與焉所以天昏孤疾者為暴君使

也其言僭慢於鬼神公曰然則若之何對曰不可為

也徵斂無度宮室日更淫樂不違內寵之妾肆奪於市外寵之臣僭令於鄙私欲養求不給則應民人苦

病夫婦皆詛祝有益也詛亦有損聊攝以東聊攝齊西界也

平原聊城縣東北有攝城姑尤以西姑尤齊東界也姑水尤水皆在城陽郡東南入海其

爲人也多矣雖其善祝豈能勝億兆人之詛君若欲

誅於祝史修德而後可公說使有司寬政毀關去禁

薄斂已責除逋責十二月齊侯田于沛沛音貝言疾愈行獵沛澤名

昭公二十一年左氏傳

### 右禱疾

方相氏掌蒙熊皮黃金四目元衣朱裳執戈揚盾師百

文獻通考卷九 郊社

隸而時難以索室驅疫難乃多反驅起俱反蒙冒也冒熊皮者以驚驅疫癘之鬼如

今魃頭也時難四時作方相氏以難卻凶惡也月令季冬命國難索庚也魃音欺疏曰三時亦得四時者按

月令唯有三時難鄭云四時者雖三時亦得四時者按言之也夏官春官占夢季冬令始難驅疫注曰令

令方相氏也難謂執兵以有難卻也季春命國難九門磔攘以畢春風

磔作伯反此難難陰氣也此月之中日行歷昂有大陵積尸之氣氣佚則厲鬼隨而出行命方相氏帥百隸

索室驅疫以逐之又磔牲以攘於四方之神所以畢仲止其災也王居明堂禮曰季春出疫于郊以攘春氣仲

秋天子乃難以達秋氣此難難陽氣也陽暑至此不衰害亦將及人所以及人者陽氣

左行此月宿直昂畢昂畢亦得大陵積尸之氣氣佚則厲鬼亦隨而出行於是亦命方相氏帥百隸而難之王

居明堂禮曰仲秋九門磔攘以發陳氣禦止疾疫季冬命有司大難旁磔出土

牛以送寒氣此難難陰氣也難陰始於此者陰氣右行此月之中日歷虛危有墳墓四司之氣爲



厲鬼將隨強陰出害人也旁磔於四方之門磔囊也出  
猶作也作土牛者丑爲牛牛可牽止也送猶畢也疏  
曰出土牛以送寒氣者出猶作也此時強陰既盛年歲  
已終陰若不去凶邪恐來歲更爲人害其時月建丑又  
土能剋水持水之陰氣故特作土牛以畢送寒氣也熊  
氏引危石氏星經云司命二星在虛北司祿二星在司命  
北司危二星在司祿北司中二星在司危北史遷云四  
司鬼官之長又云墳墓四星在危東南是虛危有墳墓  
也 月令

傳鄉人儼朝服而立於阼階

朱子曰儼所以逐疫周禮方相氏掌之阼階東

階也儼雖古禮而近於戲亦必朝服而臨之者無所不用其誠敬也或曰恐其驚先祖五祀之神欲其依已而安也此一節記夫子居鄉之事鄉黨郊特牲鄉人禱孔子朝服立于阼存室神也疏曰庾云禱是強鬼之名謂鄉人驅逐強鬼也

右難

文獻通考

卷六

郊社

言

漢制厲殃祀天地日月星辰四時陰陽之神以師曠配之其壇常祀以禳災兼用三代葦菱桃梗五月五日朱

索五色印爲門戶飾以儼止惡氣

通典夏后氏金行初作葦菱言氣所交也

風俗通曰傳曰葦葦

有叢呂氏春秋曰始得伊尹祓之於廟薰以葦葦故用葦者欲人之子孫蕃殖不失其類有如葦葦菱者交易陰陽代興之義也 殷人水德以螺首慎其閉塞使如螺也

周人木德以桃爲梗

梗更也言氣相更也

高帝八月祓於霸上

文帝十三年詔曰祕祝之官移過於下朕甚弗取其除

之

十四年詔曰朕獲執犧牲珪幣以事上帝宗廟十四年於今歷日彌長以不敏不明而久撫臨天下朕甚自媿其廣增諸祀壇場珪幣昔先王遠施不求其報望祀不祈其福右賢左戚先民後已至明之極也今吾聞祠官祝釐釐福也賈誼傳受釐坐宣室是也音僖皆歸福於朕躬不爲百姓朕甚媿之夫以朕之不德而專享獨美其福百姓不與焉是重吾不德也其令祠官致敬無有所祈

後漢仲夏之月萬物方盛日夏至陰氣萌作恐物不懋其禮以朱素連葷菜彌牟朴蠱鍾以桃印長六寸方三

寸五色書文如法以施之門戶 三月上巳官民皆絜

文獻通考

卷六

郊社

三

於東流水上曰洗濯祓除去宿垢疢爲大絜絜者言陽氣布暢萬

物訖出始絜之矣禊者絜也言自絜濯也先臘一日大儺儺周論語注謂

之逐疫漢舊儀曰顛頊氏有三子生而亡去爲疫鬼一居江水是爲虎一居若水是爲魍魎域鬼一居

人宮室區隅溼庾善驚人小兒月令章句曰日行北方之宿北方太陰恐爲所抑故命有司大儺所以扶陽抑

陰也盧植禮記注云 其儀選中黃門子弟年十歲以上所以逐衰而迎新

十二以下百二十人爲侏子皆赤幘阜裳執大鼗漢舊儀曰

方相帥百隸及童女以桃弧棘矢土鼓鼓且射之以赤九玉穀橋灑之謹周論語注曰以葦矢射之薛綜曰侏

童幼子也 方相氏黃金四目蒙熊皮元衣朱裳執戈揚

盾十二獸有衣毛角中黃門行之穴從僕射將之以逐

惡鬼於禁中夜漏上水朝臣會侍中尚書御史謁者虎

賁羽林郎將執事皆赤幘陞衛乘與御前殿黃門令奏

曰侂子備請逐疫於是中黃門倡侂子和曰甲作食剝

脾胃食虎雄伯食魅騰簡食不祥攪諸食咎伯奇食夢

強梁祖明共食磔死寄生委隨食觀錯斷食巨窮奇騰

根共食蠱凡使十二神追惡凶赫女驅拉女幹節解女

肉抽女肺腸女不急去後者為糧東京賦曰捐魑魅斷

囚耕艾於清泠溺女魑於神潢殘夔魑與罔象羶壅仲

而蠶游光注曰魑魅山澤之神猶狂惡鬼委蛇大如車

轂方良草澤神耕父女魑皆早鬼惡水故囚溺於水中

使不能為害夔魑罔象木石之怪壅仲游光兄弟八人

恆在人間作怪害也孔子曰木石之怪夔罔兩水之怪

龍罔象臣昭曰木石山怪也夔一足越人謂山祿罔兩

山精好學人聲而迷惑人龍神物非所常見故

曰怪罔象食人一名法臘埤蒼曰獠狂無頭鬼 因作方

文獻通考 卷六 郊社 三

相與十二獸舞謹呼周徧前後省三過持炬火送疫出

端門東京賦曰煌火馳而星流逐赤疫於四裔注曰煌

火光迅驚走煌然火光如星馳赤疫疫鬼惡者也

侂子合三行從東 門外驪騎傳炬出官司馬關門門外

序上西序下也 五營騎士傳火棄洛水中東京賦注曰衛士千人在端

三部更送至洛水凡三輩逐鬼投洛水 百官官府各以

中仍上天池絕其橋梁使不復度還 木面獸能為儼人師訖設桃梗鬱壘葦茭畢執事陞者

罷 山海經曰東海中有度朔山上有大桃樹蟠屈二千

里其畢枝門曰東北鬼門萬鬼出入也上有二神人

一曰神荼一曰鬱壘主閭領眾鬼之惡害人者執以葦

索而用食虎於是黃帝法而象之驅除畢因立桃梗於

門戶上畫鬱壘持葦索以禦凶鬼畫虎於門當食鬼也

史記曰東至於蟠木風俗通曰黃帝上古之時有神荼

與鬱壘兄弟二人性能執鬼桃梗梗者更也歲終更始

受介社也蘇秦說孟嘗君曰土偶人語桃梗今子東國

之桃木劓子爲人虎者陽物百  
獸之長能擊鷲牲食臚魅者  
葦戟桃杖以賜公卿將

軍特侯諸侯漢官名秩曰大將軍三公臘賜錢各三十萬牛肉二百斤稅米二百斛特侯十五萬

卿十萬校尉五萬尚書丞郎各萬五千石六百石各

七千侍御史調者議郎尚書令各五千郎官蘭臺令史

三千中黃門羽林虎賁士二人共三  
千以爲當祠門戶直各隨多少受也  
是月也立土牛

六頭於國都郡縣城外丑地以送大寒  
月令章句曰是月之會建丑丑

爲牛寒將極是故出其物類形象以示送達之且以升陽

### 魏祀五郊六宗及厲殃

何晏議月令季春磔攘大讎非所以祀皇天也夫天道不諂不貳其命若之何禳之國有大故可祈於南

郊至於祈禳自宜止於山川百物而已王肅云厲殃

### 文獻通考

卷六

郊社

七

漢之淫祀耳日月有常位五帝有常典師曠自是樂

祖無事於厲殃厲殃同人非禮器雄黃等非禮飾漢

文除祕祝所以稱仁明也陳雷范宣曰舜有拂卯無

磔雞及魏明帝大修禳祭儀雞特禳宜之事磔雞宜

起於魏卯本漢制所以輔卯金又宜魏所除也

晉制每歲朝設葦菱桃梗磔雞於宮及百寺之門以辟

惡氣太始二年有司奏春分祀厲殃及禳祠詔曰不在

### 祀典除之

晉公卿以下至於庶人皆禳洛水之側東晉元帝詔罷

### 三日弄具

海西公於鍾山立流杯曲水延百僚

宋省礫禳之禮而郡縣往往猶存

齊以三月三日曲水會古禊祭也今相承爲百戲之具  
雕弄巧飾增損無常

通典說曰按禊與曲水其義參差晉趙王倫纂位  
三日會天泉池誅張林懷帝亦會天泉池賦詩陸  
機云天泉池南石溝引御溝水池西積石爲禊堂  
跨水流杯飲酒不言曲水韓詩曰鄭國之俗三月

上巳之日溱洧水之上招魂續魄秉蘭草祓除不

祥蔡邕曰今三月上巳祓於水濱蓋由此也凡言祓者社也以爲祈介

文獻通考

卷八

郊社

三

社也一說三月三日清明之節將修事於水側禱

祀以祈豐年也後漢杜篤云郭虞三月三日上辰

產二女上巳日產一女二日產三女竝不育俗以

爲大忌至此月巳日諱止家皆於東流水上爲祈

禳自潔濯謂之禊祠引流行觴遂成曲水梁劉昭

曰郭虞之說良爲虛誕假有庶人旬丙天其三女

何足警彼風俗乎杜篤賦乃稱王侯公主暨於富

商用事伊洛帷幔元黃本傳大將軍梁商亦歌泣

於洛禊也馬融梁冀西第云西北戌亥元石承輪

蝦蟆吐寫庚辛之域卽曲水之象劉楨魯都賦曰

素秋二七天漢指隅人胥祓禳國子永嬉此用七月十四日也

魏孝文居文明太后喪服縗服太尉丕曰臣與尉元歷事五帝魏家故事尤諱之後三月必迎神於西禳惡於北具行吉禮自皇始以來未之或改帝曰若能以道事神不迎自至苟失仁義雖迎不來此乃平日所不當行況居喪乎

北齊正月晦日中書舍人秦祓除年暮上臺東宮奏擇吉日詣殿堂貴臣與帥行事所須皆移尙書省備設

齊制季冬晦選樂人子弟十歲以上十二以下爲侏子文獻通考

卷六

郊社

五

又作方相氏與窮奇祖明十二獸逐惡鬼於禁中大略如漢制皇帝常服卽御座王公執事官一品已下從六品以上陪列預觀儺者鼓譟入殿西門徧於禁中出殿南門分爲六道出於郭外

隋制季春晦儺磔牲於宮門及城四門以禳陰氣秋分前一日禳陽氣季冬旁磔大儺亦如之其牲每門各用羝羊及雄雞一選侏子如後齊冬八隊二時儺則四隊執事十二人赤幘禱衣執皮鞭工人二十二人其一人方相氏黃金四目蒙熊皮元衣朱裳其一人爲唱師著皮衣執棒鼓角各十有司預備雄雞羝羊及酒於門外

爲坎未明鼓譟以入方相氏執戈揚楯周呼鼓譟而出  
台趣顯陽門分詣諸城門將出諸祝師執事預臨牲甸  
磔之於門酌酒禳祝舉牲并酒埋之

唐制季冬大儺及州縣儺竝見開元禮

大儺之禮前一日所司奏聞選人年十二以上十六以  
下爲侏子著假面衣赤布袴褶二十四人爲一隊六人  
作一行執事者十二人看赤幘禱衣執鞭工人二十二  
人其一人方相氏著假面黃金四目蒙熊皮元衣朱裳  
右執戈左執楯其一人爲唱師著假面皮衣執捧鼓角  
各十合爲一隊隊別鼓吹令一人大卜令一人各監所

文獻通考

卷六

郊社

序

部巫師二人

令以下皆服平巾幘袴褶州縣儺方相四  
人執戈楯唱率四人侏子都督及上州六

十人中下州四十人縣皆二十人方相唱率縣皆二人  
皆以雜職差之其侏子取人年十五以下十三以上充  
之又雜職八人四人執鼓鼓  
四人執戈鞭今以小執也以逐惡鬼於禁中有司先

備每門雄雞及酒擬於宮城正門皇城門設祭大祝一

人齋郎三人右校爲瘞坎各於皇城門外之右方稱其

事先一日之夕儺者各赴集所具其器服依次陳布以

待事諸州縣儺則前一日之夕所司  
帥領宿於府門外縣門亦如之其日未明讀衛依

時刻勒所部屯門列杖近仗入陳於階下如常儀鼓吹

令帥儺者各集於宮門外

諸州縣未辨色所司白  
刺史縣令請引儺者入內侍

詣皇帝所御殿前奏侏子備請逐疫訖出命內寺伯六

人分引儺者於前長樂門永安門以次入至左右上閣

鼓譟以進方相氏執戈揚楯諸州縣儺將辨色官者二人出門各執青磨引儺者

入無官者外人引導於是儺擊鼓譟俱譟呼鼓鞭戈楯而入唱率侂子和曰甲作食

矧腩胃食疫雄伯食魅騰簡食不祥孽諸食咎伯奇食

夢強梁祖明分食磔死寄生委隨食觀錯斷食巨窮奇

騰根共食蠱凡使十二神追惡鬼凶赫汝軀拉汝幹節

解汝肌肉抽汝肺腸汝不急去後者為糧唱率侂子以

諸州縣儺同下周呼訖前後鼓譟而出諸隊各趣順天門以

出分詣城門出郭而止儺者將出祝布神席當中門南

向出訖宰齋齋郎醢牲甸磔之神席之西藉以席北首

文獻通考登矣郊社室

齋郎酌酒太祝受奠之祝史持版於座右跪讀祝文諸

縣儺官者引之編索諸室及門巷訖官者引出中門所

司接引仍鼓譟而出大門外分為四部各趨四城門出

郭而止初儺者入祝五人各帥執事者以酒脯各詣州

門及城四門儺者出便酌酒奠脯於門右禳祝而止乃

舉酒脯埋於西南曰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天子遣太祝

酒以爵脯以簋臣姓名昭告於太陰之神立冬已謝青陽馭節惟神屏

除凶厲俾無後艱謹以清酌敬薦於太陰之神尚享訖

興奠版於席乃舉牲并酒瘞於坎訖退其內寺伯導引

出順天門外止諸州縣儺其祝文曰維某年歲次月朔

暑來陰陽之常度惟神以屏凶厲謹以酒脯之奠敬祭於神尚享

宋朝之制凡水旱災異有所報之禮所用酒脯醢報如



常祀 宮觀寺院以香茶素饌詳見雩祀門

太祖皇帝建隆二年六月澶濮曹絳等州蝗命長吏以牢禮祭之

眞宗天禧元年以蚘蟲再生分遣官禱京城宮觀寺廟仍敕諸州軍於公宇設祭

四年四月以大風起西北飛沙折木晝晦數刻上遣中使詣宮觀建道場以禳之

仁宗嘉祐元年正月以帝不豫設醮於大慶殿輔臣宿齋於殿廡命近臣分詣寺觀宿齋一月及遣諸州軍長

吏禱嶽瀆諸祠

文獻通考

卷六

郊社

三

八年五月輔臣分詣景靈宮郊廟社稷爲皇帝祈福仍遣朝臣二十一人徧禱於五嶽四瀆名山勝迹

英宗治平二年三月詔以彗星見開在京諸寺觀五日放土庶燒香於玉津園設醮延福宮建道場半月祈禳哲宗元祐八年以太皇太后不豫遣官禱在京宮觀寺院祠廟嶽瀆所在敕長吏就祈又遣近臣設道場於近上宮觀寺院凡七晝夜仍龍散日於中太上宮上清儲祥宮醴泉觀設醮嶽瀆亦就道場七晝夜

高宗紹興七年正月一日詔朕惟兩宮北狩之久痛切於中而又道君皇帝春秋益高念無以見勤誠之意可

令入內侍省差官一員前去建康府元符萬歲宮修  
建祈福道場三晝夜務令嚴潔庶稱朕心

三十一年虜亮渝盟臣僚言竊謂陛下飭躬修德可勝  
強暴望差機使人降祝文御香告祭沿江祠廟威靈顯  
著血食廟庭載於祀典者令州府分詣致禱四聖五嶽  
之神於宮觀設位祈禱冀蒙陰助以速萬全從之

三十二年閏二月太常少卿王普言伏觀車駕巡幸視  
師前期遣官祈告天地宗廟社稷宮觀諸神諸陵攢宮  
感格響應昭彰使逆亮誅夷虜騎逖去兩淮無警舊疆  
復歸茲者回鑾臨安當行報謝之禮從之

文獻通考

卷六

郊社

三

三十二年八月

時孝宗  
已即位

禮部太常寺言看詳酺祭事欲

依紹興祀令蟲蝗爲災則祭之俟得旨本寺擇日依儀  
祭告其祭告之所國城西北無壇壝乞於餘杭門外西  
北精進寺設位行禮所差祭告官并合排辦事竝依常  
時祭告小祀禮例在外州縣無蟲蝗爲害處候得旨令  
戶部行下有蝗蟲處卽依儀式一面差令設位祭告施  
行從之

按太常因華禮慶歷四年六月臣僚言天下螟蝗  
頗爲民物之害乞京師內外竝修祭酺詔送禮院  
詳定禮院稱周禮族師春秋祭酺音步酺爲人物

災害之神鄭康成云校人職有冬祭馬步則未知此酺者蝮螟之酺歟人鬼之步歟蓋亦爲壇位如雩祭云然則校人職有冬步是與馬爲害者此酺蓋人物之害也漢時有蝮螟之酺神又有人鬼之步神康成未審果從何酺故兩言之歷代書史悉無祭酺儀式欲準祭馬步儀施行壇在國城西北祭儀禮料竝屬小祠乞差官就馬壇設祭稱爲酺神祝文繫學士院撰定若外州者卽略依祭禮是歲儀注先擇便方除地設營攢謂立表施繩以代壇其致齋行禮議物等竝如小祠上香幣以白祝

文獻通考

卷六

郊社

雷

文曰維某年歲次月朔日某州縣某官姓名敢昭告於酺神蝮螟游生害於嘉穀惟神降祐應時消殄請以清酌制幣嘉薦昭告於神尙享

淳熙十四年十月以太上皇帝聖躬違和命五嶽四瀆名山大川及祀典者所在精虔祈禱又令宰臣以下分詣祈禱天地宗廟社稷宮觀等  
寧宗嘉定閒以飛蝗爲災行下酺祭

文獻通考卷第八十九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郊社考二十二

告祭上 立君 建都 封國 告宗廟附

堯曰格汝舜詢事考言乃言底可績三載汝陟帝位舜

讓于德弗嗣謙遜自謂德不足以嗣也正月上日受終於文祖上日朔日

也終者堯終帝位之事而舜受之也文祖堯始祖之廟未詳所指為何人也

齊七政在祭也言初攝位乃察璣衡以審七政之所在猶今渾天儀也肆類于上帝禮

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羣神肆遂也類禮望皆祭名周禮肆師類造于上帝注云

郊祀者祭昊天上帝之常祭非常祀而祭告於天其禮依郊祀為之故曰類如秦誓武王伐商王制言天子將出皆

文獻通考 卷八十九 郊社

云類于上帝是也上帝天也禮精意以享之謂六宗尊也所尊祭者其祀有六祭法埋少牢於泰昭祭時也相

近於坎壇祭寒暑也山川名山大川五嶽四瀆之屬望星也雩宗祭水旱也

而祭之故曰望徧用徧也羣神謂邱陵墳衍古昔聖賢之類言受終觀象之後即祭上下神祇以攝位告也

舜曰來禹予懋乃德嘉乃丕績天之歷數在汝躬汝終

陟元后朱子曰歷數者帝王相繼之次第猶歲時氣節之先後也禹曰枚卜功臣惟

吉之從帝曰禹官占惟先蔽志昆命于元龜朕志先定

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卜不習吉禹拜稽首固

辭帝曰毋惟汝諧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率百官若帝

之初再辭曰固毋禁止之辭正月次年正月也神宗說者以為舜祖顓頊而宗堯因以神宗為堯廟未知

是否如帝之初即上篇所記齊七政修羣祀期請侯等事也

湯既黜夏命告于上天神后曰予小子履敢用元牡殷家

尚白未變夏禮故用元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

蔽簡在帝心言桀居帝臣之位罪過不可隱蔽以其簡在天心之故朕躬有罪無

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

武王克殷厥四月哉生明哉始也始生明月初三日也王來自商至于

豐豐文王舊都乃偃武修文歸馬于華山之陽放牛于桃林

之野示天下弗服服與復同不復用也既生魄生魄望後也庶邦冢君

暨百工受命于周丁未祀于周廟邦甸侯衛駿奔走執

豆籩越三日庚戌柴望大告武成燔柴祭天望祀山川告武功之成也

成王在豐欲宅洛邑武王克商遷九鼎於洛邑欲以爲都故成王居焉惟二月

文獻通考卷之九郊社二

既望朱子曰林曰漢志曰周公攝政七年二月乙亥朔庚寅望越六日乙未王朝步

自周至于豐於己望後六日成王從鎬京遷都事告文王廟惟太保先周

公相宅太保三公官名召公也越若來三月惟丙午肅越三日戊

申太保朝至于洛卜宅厥既得卜則經營肅明也月三日明生之名

林曰漢志曰是年三月甲辰朔三日丙午與卜既望同意劉諫議曰越與粵同粵若發語聲也來三月猶言明

月也戊申三月五日也葉曰周官大卜國大遷大師則貞龜注曰經營規度其城郭郊廟朝市之住處王氏曰

經其南北而四營之也度待洛反越三日庚戌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

洛汭越五日甲寅位成洛汭洛水之北月七日甲寅三月十一日也庶

殷言本是殷民也葉曰攻位者闢荆棘平高下以定所經營之位也若翼日乙卯周公朝

至于洛則達觀于新邑營傳曰翼明也疏曰乙卯十

按後篇是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告立郊社位於天以后稷配故

日再卜疏曰丁巳十四日也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

一告立社稷之位用太牢也社稷共牢疏曰戊午以五日也禮成廟則變之此其變之禮歟廟有土木之

工故郊社先成而變之也召誥周公曰王暨稱殷禮祀于

新邑咸秩無文朱子曰始舉殷家之禮疏曰雖有損益以其從殷而來猶前篇之序殷也王

氏曰殷盛也如五年再殷祭之殷周公既制禮作樂而

成王於新邑舉盛禮以祀凡典籍所無而於義當祀者

咸次秩而祀之疑即篇末十二月戊辰予齊百工俾從

之祭史述其語於前而記其事於後也

王于周予惟曰庶有事此本其攝政時言也齊百工謂百官總已以聽也周謂宗周也

言我所總百官今使之從王於周而今王即命曰記功

我則未敢歸周恐新邑之有事也

宗以功作元祀今王乃命曰我記人之功而尊之又以此功因新邑殷祀而告之神明矣王氏

文獻通考卷九郊社三

曰記功蓋若紀于太常藏在盟府之類也見洛誥篇

小宗伯國大貞則奉玉帛以詔號號神號幣號鄭司農云大貞謂卜立君卜

大封疏曰此國大貞則天下所云凡國大貞卜大封之等視高作龜者是也又曰此言卜事而云神號者按

大祝有神號幣號又按天府職云季冬陳玉以貞來歲

之美惡鄭云問事之正曰貞謂問於龜大卜職大貞之

屬陳玉陳禮神之玉龜有天地四方則玉有六器者與

此既言王帛明亦有六幣以禮神也春官夫卜凡國大貞卜立君卜大封則視高作龜

戊辰王在新邑洛邑烝祭歲文王駢牛一武王駢牛一

明月夏之仲冬始於新邑烝祭故曰烝祭

王命作冊逸祝冊惟告周公其後王賓殺禮

歲古者褒德賞功必於祭日示不敢專也特王賓殺禮

加文武各一牛告曰尊周公立其後為魯侯

威格王入太室裸王賓異周公殺牲構意以享文武皆至其廟親告也太室清廟祿饗善神

太室馬氏曰廟 王命周公後作冊逸誥 王爲冊書使史

中之夾室也 王命召虎來旬來宣文武受命召公維翰

之書皆同 王命召虎來旬來宣文武受命召公維翰

無曰予小子召公是似肇敏戎公用錫爾祉 朱子曰賦

布也召公召康公薨也肇開戎女公功也言王命召虎

來此江漢之譜編治其事以布王命而曰昔文武受命

惟召公爲楨幹今女無日以予小子之故也但自爲嗣

女召公之事耳能開敏女功則我當錫女以祉福如下

章所釐爾圭瓚秬鬯一卣告于文人錫山土田 賦也釐

云也 也文人先祖之有文德者謂文王也敘王賜召公策命

之詞言錫爾圭瓚秬鬯者使之以祀其先祖又告於文

人而錫之山川土田以廣 平王錫晉文侯秬鬯圭瓚

其封邑 大雅江漢詩 王曰父義和其歸視爾師寧爾邦用賚爾秬鬯一卣 當

錫命告其始祖故 襄王使大宰文公及內史與賜晉

賜鬯 文侯之命 文獻通考 卷之五 郊社 四

文公命 大宰文公卿士王子虎也內史與周內史以與

服也諸侯七 上卿逆于境 逆迎 晉侯郊勞 郊迎用辭勞

命冕服七章 館舍也舍於宗 饋九牢 牛羊豕爲一牢上

反館諸宗廟 廟尊王命也 饋九牢 公饗餼九牢 饗

一恭反饋 設庭燎 燎力召反 設大 及期命于武宮 期

休氣反 設庭燎 燭於庭謂之庭燎 設大 及期命于武宮 將

事之日也武宮文公之祖 設桑主布几筵 主獻公之主

武公之廟也命受王之命 設桑主布几筵 也練主用栗

虞主用桑禮既葬而虞虞而作主天子於是爵命世子 欲繼於惠懷故立獻公之主自 大宰蒞之晉侯端委以 入侯之子未受爵命服士服也 衣於既反冠古亂反 大宰以王命命冕服 冕大冠也服鷩 鷩音鷩 丙史贊之三命而 後卽冕服 贊道也三命三以王命 既畢賓享贈餞如公 命文公文公三讓後就

命侯伯之禮而加之以宴好賓者主人所以接賓致饗

贈賻之禮餼謂郊送飲酒之禮如公命侯伯之禮者如

公受王命以侯伯待之之禮而又加之以宴好也大宰

上卿也而言公者兼內史興歸以告王曰晉不可不善

也其君必霸逆王命敬告古毒反謂上卿奉禮義成

謂三讓賓享之屬皆逆於境晉侯郊勞封諸侯於廟者示不敢專也明

如禮國語周語法度皆祖之制也舉事必告焉白虎古者明君爵有德

而祿有功必賜爵祿於太廟示不敢專也故祭之日一

獻君降立於阼階之南南鄉所命北面史由君右執策

命之再拜稽首受書以歸而舍奠於其廟一獻一酌尸

非時而祭曰奠疏曰云一獻知非初祿及朝踐饋食

之一獻必為一酌尸者以一酌尸之前皆為祭事承奉

文獻通考卷全

郊社

五

鬼神未暇冊命而尸食已畢祭事方了始可以行其爵

賞及賜勞臣下此一獻則上尸飲五君獻卿之時也若

天子命羣臣則不因常祭之日特假於廟故大宗伯云

王命諸侯則饋注云王將出命假祖廟立依前南鄉是

祭統也  
見於高廟  
漢文帝即皇帝位於代入未央宮還坐前殿十月辛亥

按古之受終革命者必告於天地祖宗堯舜之禪

讓湯伐之征伐未之有改漢承秦後典禮墮廢以

古人所以郊祀天地者施之五時之淫祠而未嘗

有事天地之禮高皇帝平秦滅項諸侯王推戴即

皇帝位於汜水之陽亦不聞有燔燎告天之事於



義闕矣至文帝以後則凡嗣君即位必謁見高廟亦受命祖宗之意故載於此後不備錄

武帝元狩六年四月乙巳皇帝使御史大夫湯廟立子闕爲齊王且爲燕王胥爲廣陵王

古者封國必告於廟社而冊之示不敢專也漢制未聞太史公三王世家載武帝從大司馬去病之請冊立齊燕廣陵三王冊書有廟立二字則亦必有告廟之禮云

光武建武元年卽皇帝位於鄗爲壇營於鄗之陽祭告天地用元始中郊祭故事六宗羣神俱從末以祖配天文獻通考

卷全

郊社

六

地共犢餘牲尙約其文曰皇天上帝后土神祇眷顧降命屬秀黎元爲民父母秀不敢當羣下百僚不謀同辭咸曰王莽篡弑竊位秀發憤興義兵破王邑百萬衆於昆陽誅王郎銅馬赤眉青犢賊平定天下海內蒙恩上當天心下爲元元所歸識記曰劉秀發兵捕不道卯金修德爲天子秀猶固辭至於再至於三羣下曰皇天大命不可稽留敢不敬承

魏文帝黃初元年十一月漢帝以衆望在魏乃召羣公卿士告祠高廟使御史大夫張音持節奉璽綬禪位乃爲壇於繁陽魏王登受禪燎祭天地五嶽四瀆曰皇帝

臣丕敢用元牡昭告於皇皇后帝漢歷世二十有四踐  
年四百二十有六四海困窮王綱不立五緯錯行靈祥  
竝見推術數者慮之古道咸以爲天之歷數運終茲世  
凡諸嘉祥民神之意比昭有漢數終之極魏家受命之  
符漢王以神器宜授於臣憲章有虞致位於丕丕震畏  
天命雖休勿休羣公庶尹六事之人外及將士洎於蠻  
夷君長僉曰天命不可以辭拒神器不可以久曠羣臣  
不可以無主萬機不可以無統丕祇承皇象敢不欽承  
卜之守龜兆有大橫筮之三易兆有革兆謹擇元日與  
羣寮登壇受命璽綬告類於爾大神唯爾有神尚享永  
文獻通考

筮全

郊社

七

告兆民之望祚於有魏世享

建安二十六年漢中王卽位於成都武擔之內爲文曰  
惟建安二十六年四月丙午皇帝備敢用元牡昭告皇  
天上帝后土神祇漢有天下歷數無疆曩者王莽篡盜  
光武皇帝震怒致誅社稷復存今曹操阻兵安忍戮殺  
主后滔天泯夏罔顧天顯操子丕載其凶逆竊居神器  
羣臣將士以爲社稷墮廢備宜修之嗣武二祖龔行天  
罰備雖否德懼忝帝位詢於庶民外及蠻夷君長僉曰  
天命不可以不答祀業不可以久替四海不可以無主  
率土式望在備一人備畏天明命又懼漢邦將溷於地

謹釋元日與百寮登壇受皇帝璽綬脩燔瘞告類於天神惟神享祚於漢家永綏四海

晉武帝太始元年冬十二月帝受魏禪設壇於南郊柴燎告類於上帝

按自魏晉以來之君受禪卽帝位皆有燔燎告天之事冊文大槩稱述天命人心以自負而其實則欺孤弱寡以取天下而矯誣其詞耳故不復錄

元帝爲琅琊王將卽極位告廟王導書問賀循云或謂宜祭壇拜受天命者或謂直當稱億兆羣臣告四祖之廟而行者若爾當立行廟王今固辭尊號俯順羣情還

文獻通考

卷九

郊社

八

依魏晉故事然魏晉皆稟命而行不知今進靈當云何循答曰愚謂告四祖之廟而行蜀書劉先主初封漢王

時羣臣共奏上勳德承以卽位今雖事不正同然議可

方論導又書曰得刁僕射書曰如此京兆是宣帝祖章郡是父也至惠帝爲七廟至懷帝京兆府君應落

想足下亦是識刁侯不欲告惠懷二帝不知於禮云何循答曰古禮及漢氏之初皆帝帝異廟卽位大事謁於太祖故晉文朝於武宮漢文謁於高廟也至光武之後唯有祖宗兩廟而已祖宗兩廟昭穆皆共堂別室魏晉依之亦唯立一廟則一廟之中苟在未毀恐有事之日不得偏有不告然人不詳太祖定議不敢必據欲依古禮惟告宣帝一廟今意以祖宗非一且太廟合共事與古異不得以古禮爲斷

太常問今封建諸王爲告廟不知告廟冊與告諸王

同異祝文同不當以竹冊白簡隸書篆書也博士孫

毓議按尙書洛誥王命作冊逸祝冊惟告周公其後  
謂成王已冠命立周公後作爲冊書逸誥以告伯禽  
也又周公請命於三王乃內冊於金滕之匱中今封  
建諸王裂土樹藩爲冊告廟篆書竹冊執冊以祝詔  
藏於廟及封王之日又以冊告所封之王冊文不同  
前以言告廟祝文當竹冊篆書以爲告廟冊冊之文  
卽祝辭也舊告封王告改年號故事事訖皆當藏於  
廟以皆爲冊書四時享祀祝文事訖不藏故但禮稱  
祝文尺一白簡隸書而已又王珉議云中朝大事告  
天地先郊後廟徐邈云天子將出類乎上帝造乎禰

文獻通考

卷九

郊社

九

如此次則宜先告郊也按元帝大興元年詔曰當先  
告廟出便當郊先人事而後天理自親及尊邪虞先  
云武王克商先祭後郊賀循議告諡南郊不當用牲  
然先告代祖諡於太廟復有用牲於禮不正理不應  
有牲告郊廟皆不用牲牲唯施於祭及禱耳徐邈又  
議云按武帝永熙元年告諡南郊用牲自江左以來

哀帝興寧中簡文咸安中告諡竝蒼璧制幣告立太

子太孫

邈與范甯書問告定用牲否禮郊牲在滌三  
月此謂常祀耳宗廟告牲亦不展芻豢日旣

逼不容得備又禮郊時牲在滌宮而稷牛唯具傳曰  
帝牛不吉則卜稷牛而用之如無復九旬之別也謂  
今牲至則用當無疑否范甯答云禮郊牲必在滌三  
月公羊傳養二卜二卜者謂本卜養二牲也帝牲不

吉則卜稷牲稷牲不吉則不郊蓋所以敬天神而後  
人鬼也無本郊不滌牲之禮牲唯其用非吾所聞也  
凡告用制幣先  
儒有明義也

康帝立準禮將改元尙書下侍御史太常主者殿中屬  
應告廟其勤禮官并太史擇吉日撰祝文及諸應所用  
備辦符到奉行博士徐禪議曰按魯文公之書卽位也  
僖公未葬蓋改元之道宜其親告不以喪闕昔代祖受  
終亦在諒闇旣正其位於天郊必告成命於父祖事莫  
大於正位禮莫盛於改元傳曰元始也首也善之長也  
故君道重焉謂應告尙書奏按惠帝起居注改永熙二  
年爲永平元年使持節太尉石鑑告於太廟前朝明準

文獻通考

卷九

郊社

十

不應革易如禪儀

禪告文曰維建元元年正月日子孝  
曾孫嗣皇帝諱謹遣使持節兼太尉

某官某甲敢昭告於皇祖高祖宣皇帝諱以眇身屬膺  
明命爲兆人主惟神靈之重夙夜祇禱夫首元正位改  
物承天先王之典刑建國之大禮今改咸康八年爲建  
元元年享祖宗之保祐膺乾坤之休靈敢薦告事一元  
太武薨合薨其嘉薦庶羞清滌清酌明告於皇祖高祖  
宣皇帝穆皇后張氏尙享告始祖廟等十一室同辭也

宋武帝永初元年六月受晉禪卽皇帝位於南郊設壇

柴燎告天

齊高帝建元元年四月受宋禪卽皇帝位於南郊設壇

柴燎告天

梁武帝天監元年四月受齊禪卽皇帝位於南郊設壇

柴燎告天

禮官儀大事編告  
七廟事見下篇

陳武帝永定元年十月受梁禪卽皇帝位於南郊柴燎告天

齊文宣帝天保元年五月受魏禪卽皇帝位於南郊升壇柴燎告天

周閔帝元年正月受魏禪卽天王位柴燎告天

隋文帝開皇元年二月受周禪卽皇帝位於臨光殿設壇於南郊遣太傅上柱國鄧公竇熾柴燎告天是日告廟

唐高祖武德元年五月甲子帝受隋禪卽皇帝位於太極殿命刑部尙書蕭造兼太尉告於南郊

文獻通考

卷九

郊社

十一

送太祖皇帝建隆元年正月卽位差官告天地社稷羣祀祝文曰維大宋建隆元年歲次庚申正月辛丑朔某日嗣天子臣御名謹遣某官某敢昭告於昊天上帝皇

地祇天命不常惟德是輔神器大寶猥集眇躬欽眷命而不遑勵小心而昭事靈貺下屬羣情樂推今月四日

已卽皇帝位改國號爲大宋乃改元建隆元年不敢不告尙享又遣宗正少卿郭岷以卽位告周高祖世宗廟

嘉祐八年

時英宗已卽位

翰林學士王珪論告天請諡事言謹

按會子問曰賤不誅貴幼不誅長禮天子稱天以誅之

春秋公羊說讀誅制於南郊若云受之於天然乾興元

年夏既定眞宗皇帝諡其秋始告天於圜邱史臣以爲天子之諡當集中書門下御史臺五品以上尙書四品以上諸司三品以上於南郊告天議定然後連奏以聞近制唯詞臣撰議卽降詔命庶僚不得參聞頗違稱天之義臣今擬上先帝之尊諡欲望明詔有師稽詳舊典先之郊而後下臣之議庶先帝之茂德休烈有以信萬世之傳詔兩制詳議翰林學士賈黯等議如珪奏從之神宗元豐時詳定禮文所言曾子問曰凡告必用牲幣無親告祝之別後世親告之禮不行故學者因有親告用牲史告用幣之文又謂吉告用牲凶則用幣皆非禮

文獻通考

卷全

郊社

三

經之制請應親祠告天地宗廟社稷竝依令用牲從之高宗建炎元年五月一日登極告於昊天上帝冊文曰維靖康二年歲次丁未五月庚寅朔嗣天子臣御名敢

昭告於昊天上帝金戎亂華二帝北狩天支戚屬混於穹居宗社罔所憑依夷夏罔知攸主臣御名以道君皇

帝之子奉宸旨以總六師握大元帥之權倡義旅而先諸將冀清京邑迎復兩宮而百辟卿士萬邦黎獻謂人

思宋德天眷趙宗宜以神器屬臣御名辭之再四懼不

克負荷貽羞於來世九州四海萬口一辭咸曰不可稽

皇天之寶命慄慄震惕敢不欽承尙祈陰相以中興於

宋祚

紹興三十二年六月十四日孝宗卽位未改元以皇帝登極奏

告天地宗廟社稷景靈宮天慶觀報恩光孝觀泰一宮

諸陵紹興兩攢宮

是日皇帝前後殿不視事其奏告行事官差宰執或侍從官內太廟別廟諸陵差南班宗室節度使以上兩攢宮就差紹興府南班宗室餘官及致齋降香祝等皆依常奏告之禮其後應奏告竝如何

淳熙十六年二月五日光宗卽位未改元以皇帝登極奏告天

地宗廟社稷景靈宮諸宮觀諸陵攢宮

文獻通考卷之九郊社三

紹熙五年七月五日寧宗卽位未改元以皇帝登極奏告如孝

光兩朝禮

按國朝會要告禮門總序稱祖宗以來登位則有告祭而所記累朝排年告祭之禮則惟昌陵受禪創業思陵南京中興有之此後則惟孝宗光宗寧宗登極有告祭之禮而太宗以下皆無之豈軼其紀邪或孝光寧三帝以受內禪故行之而累朝以諒闇不克行邪又卽位之後卽親見於宗廟行享祀禮亦惟孝光二帝行之累朝則皆以諒闇闕其

禮云



告祭下 巡狩 征伐

歲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協時月正日  
同律度量衡修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如五器卒

乃復五月南巡狩至于南岳如岱禮八月西巡狩至于  
西岳如初十有一月朔巡狩至于北岳如西禮歸格于

藝祖用特五載一巡狩 朱子曰孟子曰天子適諸侯曰巡狩巡狩者巡所守也歲二月

當巡守之年二月也岱宗泰山也柴望燔柴以祀天而

遂望祭東方之山川又各以其秩次而就祭之也秩者

其牲幣視號之次第如五岳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其餘

視伯子男者也東后東方之諸侯也時謂四時月謂月

之大小日謂日之甲乙諸侯之國其有不同者則協而

正之也 舜典 王制曰天子五年一巡守注曰天子

以海內為家時一巡省之五年者虞夏之制也周則十

二歲一巡守信宗東岳柴祭告天也至假至也特特牛

文獻通考 卷九 郊社

也祖下及禘皆一牛疏曰謂從始祖下及於禘廟別皆  
一牛鄭以經云祖禘禘用特恐同用一牛必知廟每皆一  
牛者以尚書堯典云歸格于藝祖用特祖既用特明知  
各用特也書虞及夏五廟則用五特也殷用六周用七  
是各用一牛也郊特牲天子適四方先柴 天子巡

守以遷廟主行載于齊車言必有尊也 曾子問 遷

天子將出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 帝謂五德之帝所

造皆祭名其禮亡 疏曰云類宜造皆祭名者按小宗

前云凡天地之大災類社稷宗廟則為位鄭注云禘祈

禮輕類者依其正禮而為之是類為祭名也按爾雅釋

天云起大事動大衆必先有事乎社而後出謂之宜孫

炎注曰求便宜也是宜為祭名也但天道懸遠以事類

告之社主殺戮故求其便宜廟為親近故以奉至言之

各隨義立名也 王制 朱子曰郊祀者祭昊天之神

校人凡將事于四海山川則飾黃駒 四海猶四方也王

巡守過大山川則

有殺駒以祈沈禮與玉人職有宗祀以黃金勺前馬之禮 沈直金反 疏曰謂王行所過山川設祭禮之然後去則殺黃駒以祭之山川地神土色黃故用黃駒也又曰王巡守唯至方岳不至四海夷狄故以四海爲四方爾雅云祭山曰廡縣祭川曰浮沈今鄭云以祈沈者總解過山川二事言與者爾雅據正祭此則行過之約與彼同故云與以疑之也引玉人職者按彼有大璋中璋邊璋過大山川用大璋過中山川用中璋過小山川用邊璋下云黃金勺青金外朱中此三璋之勺也云黃金勺者師彼三璋之勺云前馬之禮者以黃金勺酌酒禮山川在馬牲前之禮引之者證過 玉人大璋中璋山川設禮用馬牲之事也 夏官

九寸邊璋七寸射四寸厚寸黃金勺青金外朱中鼻寸衡四寸有縹天子以巡守宗祀以前馬 射食亦反勺上灼反衡音橫

射琰出者也元謂鼻勺流也凡流皆爲龍口也衡古文橫假借字也衡謂勺徑也三璋之勺形如圭瓚天子巡守有事山川則月灌焉於大山川則用大璋加文飾也於中山川用中璋殺文飾也於小山川用邊璋半文飾也

文獻通考

卷五

郊社

五

也其祈沈以馬宗祀亦執勺以先之禮王過大山川則大祀用事焉將有事於四海山川則校人飾黃駒 大祀音泰校尸教反 疏曰元謂衡古爲橫謂勺徑破先鄭爲勺柄云三璋之勺形如圭瓚者圭瓚之形前注已引漢禮但彼口徑八寸下存盤徑一尺此徑四寸徑既倍狹明所容亦少但形狀相似耳故云形如圭瓚也知用灌者以其圭瓚灌宗廟此巡守過山川用灌可知於大山川已下至半文飾皆無正文鄭君以意解之云祈沈以馬者取校人飾黃駒故知馬也知宗祀亦執勺以先之者即引大祀職云王過大山川則大祀用事焉是大祀用此經黃金 冬官 時邁巡守告祭柴望也 般巡勺之事也

守而祀四岳河海也

詩序

傳隱公八年鄭伯使宛來歸祊庚寅我入祊左氏曰

鄭伯請釋秦山之祀而祀周公以秦山之祊易許田

三月鄭伯使宛來歸祊不祀泰山也 成王營王城有遷都之志故賜

周公許田以爲魯國朝宿之邑後世因而立周公別廟焉鄭桓公周宣王之母弟封鄭有助祭泰山湯沐之邑在許鄭以天子不能復巡守故欲以明易許田各從本國所近之宜恐魯以周公別廟爲疑故云已廢泰山之祀而欲爲魯祀周公遜辭以有求也許田近許之田也公羊子曰邠者何

鄭湯沐之邑也天子有事於泰山諸侯皆從泰山之

下諸侯皆有湯沐之邑焉邠彼命反許田者何魯朝從才用反

宿之邑也諸侯時朝乎天子天子之郊諸侯皆有朝

宿之邑焉穀梁子曰許田者魯朝宿之邑也邠者鄭

伯之所受命而祭泰山之邑也用見魯之不朝於周

而鄭之不祭泰山也邠許田互見之桓公元年

天子將出征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禡于所征之地

文獻通考

卷九

郊社

六

禡師祭也爲受命于祖告祖也疏曰前文據告行故

兵禡其禮亡受命于祖曰造乎禰此據以征伐之事故云受命於祖所以重起其文也受成于學疏曰謂在學

然則否其出征執有罪反釋奠于學以訊馘告訊馘所謀論兵學好

謀成定耳者疏曰以生獲解訊以斷耳解馘訊言也執其可言問者訊是生者馘是死而馘耳者

陳氏禮書曰詩曰是類是禡爾雅曰類禡師祭也禮

記禡於所征之地公羊曰甲兵祠兵小宗伯凡王之

會同軍旅旬役之禡祠肆儀爲位肆師凡四時之大

田獵祭表貉讀爲阡陌之陌於所立表之處爲師祭造軍法

者禡氣勢之增倍也其神蓋蚩尤或曰黃帝旬祝掌

四時之田表貉之祝號大司馬中春教振旅有司表

貉誓民鼓遂圍禁中冬敎大閱既陳乃設驅逆之車  
有司表貉於陳前漢書稱高祖祠黃帝蚩尤於沛庭  
先儒或以蚩尤爲天子或以爲庶人其詳不可以考  
然管仲稱蚩尤作劍戟史記稱黃帝與蚩尤戰於阪  
泉蓋軍法之興始於此也故後世祭之周官言貉詩  
與禮記爾雅言禡其實一也貉之祭蓋使有司爲之  
而立表於陳前肆師爲位甸祝掌祝號既事然後誓  
衆而師田焉周官所謂表貉誓民是也古者將射則  
祭侯將卜則祭先卜將用火則祭燿將用馬則祭馬  
祖然則將師田而祭者不特爲禱而已也唐制禡祭  
爲壇壝設瘞坎皇帝齋於行宮從官齋於軍幕置甲  
胄弓矢於神座之側建稍於神座之後而牲幣犧象  
皆有儀度然古人祭於立表之處則無壇壝其置甲  
胄弓矢於神座之側建稍於神座之後理或有之司  
几筵甸役則設熊席右漆几鄭氏以爲祭貉之禮誤  
也

大祝大師宜于社造于祖設軍社類上帝國將有事于

四望及軍歸獻于社則前祝疏曰此經六事皆大祝所

行征伐故云大師云宜于社者軍將出宜祭於社卽將  
社主行不用命戮于社云造于祖者出必造卽七廟俱  
祭取遷廟之主行用命賞于祖皆載于齊車云設軍社  
者此則據社在軍中故云設軍社云類上帝者非常而

文獻通考

卷九

郊社

七

祭曰類軍將出類祭上帝告天將行云國將有事于四望者謂軍行所過山川造祭乃過及軍歸獻于社者謂征伐有功得囚俘而歸獻捷於社云則前視者此經六事皆大視前辭 春官下 小宗伯若大師則帥有司而立軍社奉主車若軍將有事則與祭有司將事于四望注曰帥有司大視也王出軍必有先事於社及遷廟社變鼓視奉以從曾子問曰天子巡守以遷廟主行載于齊車言必有尊也書曰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之主蓋用石爲之奉謂將行軍將有事將與敵合戰也疏曰鄭知有司是大視者按大視職云大師國將有事於四望與此義同故知有司大視軍事是司馬所掌故知司馬實典主其事也 量人營軍之壘舍量其市社主見地祇篇社稷條

朝州涂軍社之所里

量音亮或音良 農云量其市朝州

軍壁曰壘鄭司

道也元謂州一州之衆二千五百人為師每師一處市也朝也州也皆有道以相之軍社社主在軍者里居也疏曰此爲出軍之時所爲量度之事軍行之所擬停之處皆爲壘壁恐有非常故云軍壁曰壘也先鄭意環

文獻通考

卷五

郊社

六

市朝而爲道不釋州義故後鄭不從以一州則一師每一師各自一處各立市朝州即師也皆有道以相湊之若然未必環遠爲路也在軍不用命戮于社故將社之石主而行所居皆有步數故職在量人 夏官上

大司馬若大師則掌其戒令泄大卜帥執事泄釁主及

軍器

大師王出征伐也泄臨也臨大小卜出兵吉凶也司馬法曰上下下謀是謂參之主謂遷廟之主及

社主在軍者也軍器鼓鐸之屬凡師旣受甲迎主於廟及社主視奉以從殺牲以血塗主及軍器皆神之 疏 曰按小子職云釁邦器及軍器彼官釁之而大司馬臨之又曰鄭知臨大小卜者按大小卜掌龜之八命一曰征云司馬法曰上下下謀是謂參之者卜在廟又龜有神故云上下謀人在下故云下謀君居其中故云參也

若師有功則左執律右秉越以先愷樂獻于社

功勝所以律所以

聽軍聲鉞所以爲將威也先猶道也兵樂曰愷獻于社獻功於社也司馬法曰得意則愷樂愷歌示喜也鄭司農云城濮之戰春秋傳曰振旅愷以入于晉 濮音卜疏曰云律所以聽軍聲者大師職云彼初出軍時大

師執聽至此克勝司馬執之若師不功則獸而奉主車厭於涉反

謂獸冠喪服也軍敗則以喪禮故秦伯之敗於穀也春秋傳曰秦伯素服郊次鄉師而哭元謂獸伏冠也奉猶

送也送主歸於廟與社穀戶交反鄉許亮反疏曰元謂厭伏冠也者按上曲禮云獸冠不入公門以其喪

冠反古吉冠於武上向內縫之喪冠於武下向上縫之以伏冠在武故得獸伏之名同上肆師

凡師甸用牲于社宗則為位甸音田社軍社也宗遷主也疏曰師謂出師征

伐甸謂四時田獵二者在外或有祈請皆當用牲社及宗時皆肆師為位祭也又曰云社軍社也者在軍不用

命戮于社又君以軍行被社鬱鼓故名軍社也鄭知宗

遷主者曾子問云師行必以遷廟主行載于齊車故知遷主也小宗伯曰王之會同軍旅甸役之禱祠肆儀

為位疏曰數者禱祠皆須豫習威儀乃為之故云肆儀也當習威儀之時類造上帝封于大神祭兵于山川亦

則小宗伯為位也造猶即也為兆以類禮祭上帝也類禮依郊祀而

如之為之者封謂壇也大神社及方岳也山川蓋軍之

文獻通考卷之郊社文

所依止疏曰諸文皆云造于禴類于上帝造屬於禴

此以類造同云於上帝則造與類同屬於上帝故鄭云造猶即與造門之造同也云為兆以類禮即祭上帝者

若依甸四郊則自有尋常兆域今戰訖而祭故須新為壇兆故云為兆也云大神社及方岳者大神文在上帝

下而云封祭之明是社也知兼有方岳者見小宗伯云軍將有事於四望謂將戰時今戰訖所告明兼祭方岳

方岳即四望也云山川蓋軍所依止者以其山川衆多不可並祭軍旅思險阻軍止則必凡師不功則助牽主

依山川故知祭軍所依止者也車助助大司馬也謂師無功肆師助牽之恐為敵所得

職云若師不功則厭而奉主車故疏曰主中有二為社之主遷廟木主也大司馬

知肆師助大司馬也春官上小祝大師掌釁祈

號祝疏曰祈號祝者將出軍禱祈有寇戎之事則保郊

祀于社教書祀或作禩鄭司農云謂保守郊祭諸祀及

祀之彌災兵禩音祀力呈反彌依注音救亡爾反疏曰元謂保祀互文者郊言保守亦祀社言祀亦保

守故云郊社皆守而祀之云彌災兵者經言有寇戎之事則亦是災兵故引小祝彌災兵而解之 春官下

傳是類是禡師祭也

是類是禡詩大雅皇矣篇文也師祭者用言師出征之祭名也

王制云天子將出征類于上帝禡于所征之地也

爾雅

帥師者受命于廟受

張于社

張市軫反

疏曰釋文云起大事動大眾必先有事乎社而後出謂之宜大宗伯以張肺

之禮親兄弟之國今言受張於社明是祭社之內盛於版器賜元帥也地官掌蜃蜃祭祀共蜃器之蜃鄭元

云蜃大蛤蜃之器以蜃飾因名焉

君以軍行祓社

豐鼓祝奉以從

祓音弗豐許靳反從如字

師出先

以血塗鞶為豐奉奉社主也

鞶步西反 疏曰尚

書甘誓云用命賞于祖弗用命斃于社社安國云天子親征必載遷廟之祖主及社主行有功則賞于祖

前示不專也不用命奔北者則戮之於社主前社主

陰陰主殺親祖嚴社之義也是軍行必載社

曾子

文獻通考

卷全

郊社

定公四年左氏傳

曾子

問曰古者師行必以遷廟主行乎孔子曰天子巡守

以遷廟主行載于齊車言必有尊也今也取七廟之

主以行則失之矣

齊側皆又注及下同 齊車金路

掌馭玉路凡祭祀皆乘玉路齊車則降一等乘金路

也遷廟主行皇氏云謂載新遷廟之主 餘見宗廟

篇 上曾子問曰古者師行無遷主則何主孔子曰主命

問曰何謂也孔子曰天子諸侯將出必以幣帛皮圭

告于祖禰遂奉以出載于齊車以行每舍奠焉而后

就舍

以脯醢醢禮神乃敢即安也所告而不以出即埋

主命之義云天子諸侯將出必以幣帛皮圭告祖禰

之廟告訖遂奉此幣帛皮圭以出於廟載于齊車金

路以行每至停舍之處先以脯醢奠此幣帛皮圭而

後始就停舍之處行還反後必陳此幣帛皮圭於

禰主前以告神又設奠祭既卒斂此幣帛皮反必告

圭埋諸兩階之間乃復而出蓋此主命故也禮記

設奠卒斂幣玉藏諸兩階之間乃出蓋貴命也禮記

庶子之正於公族者正者政也庶子司馬之屬掌其國子之倖為政於公族者

在軍則守於公謂從軍者公稱行主也疏曰此一節明

庶子從行在軍之專則守於公稱者公稱謂遷主載

在齊車隨公行者也庶子官既從在軍故守於公齊

車之行主也行主是遷主而呼為禰者既在國外欲

依親親之辭文王世子戰則守於公禰孝愛之

深也注曰行主君父之象同上

敢用元牡敢昭告于上天神后

請罪有夏壯茂后反明告天問桀百姓有何罪而

白未變夏禮故湯詰疏曰孔安國注論語云殷家尚

用元牡湯詰予小子夙夜祇懼受命文考類于

上帝宜于冢土以爾有衆底天之罰疏曰王制云天

子將出類乎上

文獻通考卷九郊社三

帝宜乎社造乎禰此受命文考即是造乎禰者王制

以神尊卑為次故先言帝社後言禰此以廟是已親

若言家內私議然後告天故先言受泰誓上底商之罪告

命文考而後言類于上帝

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疏曰禮天子出征者類

即泰誓上篇類于上帝宜于冢土故云后土社也自

周適商路過河華故知所過名山華岳大者河也山

川大乃有名名曰惟有道會孫周王發將有大正于

大互言之耳

商告天地山川之辭大正以兵征之也疏曰自稱

有道德者聖人至公為民除害以紂無道言已有道

所以告神求助不得飾以謙辭也稱會孫者曲禮說

諸侯自稱之辭云臨祭祀內事曰孝子某侯某外事

曰會孫某侯某哀二年左傳蒯瞶禱祖亦予小子既

自稱會孫皆是言已丞籍上祖奠享之意

獲仁人敢祇承上帝以遏亂略仁人謂太公周召之

徒略路也言誅紂敬

承天意以華夏蠻貊罔不率俾恭天成命冕服采章

絕亂路

曰華大國



日夏及四夷皆相率而使奉天成命肆予東征綏厥士女此謂十一年會孟津還時

惟其士女筐厥元黃昭我周王言東國士女筐篚盛其絲帛奉迎道次明

我周王爲我天休震動用附我大邑周天之美應震動民心故用依附

惟爾有神尙克相予以濟兆民無作神羞周書武成

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于征伐商疏曰此歷敘伐

紂往反祀廟告天時日說武功成之事也一月壬辰旁死魄謂伐紂之年周正月辛卯朔其二月是壬辰

也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謂正月三十日發鎬京始東行也其月二十八日戊午渡河泰誓序

云一月戊午師渡孟津泰誓中篇云惟戊午王次于河朔是也二月辛酉朔甲子殺紂牧誓云時甲子味

爽乃誓是也其年閏二月庚寅朔三月庚申朔四月己丑朔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于豐謂四月三

十九日也越三日庚戌柴望二十二日也正月始往

文獻通考

卷之

郊社

三

伐四月告成功史敘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于

豐疏曰生明死魄俱是月初七云死丁未祀于周廟

邦甸侯衛駿奔走執豆籩四月丁未祭告后稷以下文考文王以上七世之祖

駿大也邦國甸侯衛服諸侯皆大奔走於廟執事越三日庚戌柴望大告武

成橋柴郊天望祀山川先祖後郊自近始武成牧之野武王之大事也

既事而退柴於上帝祈於社設奠於牧室疏曰既事而退者既

戰罷而退也柴於上帝者謂橋柴以告天祈於社者陳祭以告社也設奠於牧室者設此奠祭於牧野之

館室以告行主也遂率天下諸侯執豆籩逡奔走遠息僑反疾也周

頌曰駿奔走在廟追王大王亶父王季歷文王昌不以卑臨

尊也道王於况反亶丁但反父音甫不以莊公

八年春王正月甲午治兵

治兵於廟習號令將以圍

尊嚴之處使之威畏用命耳但軍旅之衆非輒內所容止應告於宗廟出在門巷習之昭十八年傳稱鄭人簡兵大蒐將爲蒐除杜云治兵於廟城內地迫故除廣之是告於廟習於巷也下有圍鄭知治兵爲圍

也左氏曰治兵於廟禮也 公及諸侯從劉康公成

肅公會晉侯伐秦成子受脹於社不敬 脹市軫反

也盛以蜚器故曰脹 劉子曰吾聞之民受天地之中

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

也能者養之以福 養威儀 不能者敗以取禍是故君

子勤禮小人盡力勤禮莫如致敬盡力莫如敦篤敬

在養神篤在守業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膳 膳祭

文獻通考 尊兌 郊社 重

肉 盡津忍反 戎有受脹神之節也 交神之今成

下同膳音攝 子惰棄其命矣其不反乎 爲成肅公卒于殿張本

氣也民者人也言人受天地中和之中謂生育所謂命也命者致命之意若有所稟受之辭故孝經說

云命者人所稟受是也 晉侯伐齊將濟河獻子以

成公十三年左氏傳 朱絲繫玉二珽而禱曰齊環怙恃其險負其衆庶 雙

曰珽環齊靈 棄好背盟陵虐神主 神主民也謂數

公名負依也 臣彪將率諸侯以討焉 彪晉平公名稱臣者明上有

天子以謙告神曾臣猶未臣 其官臣偃實先後之 偃獻子名 苟捷有功無作神羞

官臣偃無敢復濟 偃信巫言故 惟爾有神裁之沈玉

而濟 襄公十八年左氏傳 晉伐鄭楚子救鄭遇於郟陵楚子

登輶車以望晉軍

輶車車上為櫓車高車加巢以望敵也櫓澤中守

疏曰說文云輶

草樓也是輶與櫓俱樓之別名

子重使太宰伯州犁侍於王後王曰

騁而左右何也曰召軍吏也皆聚於中軍矣曰合謀

也張幕矣曰虔卜於先君也

虔敬也

微幕矣曰將發命

也甚囂且塵上矣曰將塞井夷

夷平也

竈而為行也皆

乘矣左右執兵而下矣曰聽誓也

疏曰兵車唯元帥在中御者在左也

其餘將帥皆御者在中將帥在左也

戰乎曰未可知

也乘而左右皆下矣曰戰禱也

禱請於鬼神成也

楚

子圍許許男面縛銜璧大夫縶經士與觀

經士與觀唯見其面

以璧為贄手縛故銜之觀楫也將受死故縶經

楚子問諸逢伯

逢伯楚大夫

對曰

文獻通考

卷九

郊社

雷

昔武王克殷微子啓如是武王親釋其縛受其璧而

祓之

祓除凶之禮

疏曰周禮女巫巫掌歲時祓除謂之祓除明是除凶之禮也

焚其觀禮

而命之使復其所楚子從之

僖公六年左氏傳

鄭子展子

產伐陳入之子展命師無入公宮與子產親御諸門

陳侯使司馬柏子賂以宗器陳侯免擁社

御魚呂反免音問擁

於勇反擁社抱社

使其眾男女別而纍以待於朝

主示服免喪服

子展執繫而見

繫陟立反見賢偏反見陳侯

再拜稽首承

待命

飲而進獻

承飲奉觴示不失臣敬

子美入數俘而出

數所主反子美子

致地乃還

祓除也節兵符陳亂故正其眾官修其所職以定之乃還也

疏曰周禮有掌節之

官節爲兵符若今之銅虎符竹使符也陳國既亂致使官司廢闕民人分散符節失亡故令陳之司徒招致民人司馬集致符節司空檢致土地使各依其舊師乃回還也劉炫云陳國既亂民節與地非復陳有子展子產心不滅陳各使己之官屬以安定之乃還也襄公二十五年左氏傳

楚子敗

晉師于邲潘黨曰君盍築武軍而收晉尸以爲京觀

觀古亂反積尸封土其上謂之京觀楚子曰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

鯢而封之以爲大戮於是乎有京觀以懲淫慝鯢五

鯢鯢大魚名以喻不義之人吞食小國今罪無所而民皆盡忠以死君

命又何以爲京觀乎祀於河作先君宮告成事而還

傳言楚莊有禮所以遂興宣公十有二年左氏傳

孔叢子問軍禮曰天下有道禮樂征伐自天子出

文獻通考

卷五

郊社

三

必以歲之孟秋賞軍帥武人於朝簡練傑俊任用有功命將選士以誅不義於是孟冬以級授軍司

徒搢扑北面而誓之誓於社以習其事先期五日

大史誓於祖廟釋吉日齋戒告於郊社稷宗廟既

筮則獻兆於天子天子使有司以特牲告社告以

所征之事而受命焉舍奠於帝學以受成然後乃

類上帝柴於郊以出以齊車載遷廟之主及社主

行大司馬職奉之無遷廟主則以幣帛皮圭告於

祖禰謂之主命亦載齊車凡行主皮圭幣帛皆每

舍奠焉而後就舍主車止於中門之外外門之內

廟主居於道左社主居於道右其所經名山大川  
皆祭告焉 天子命將出征親潔齊盛服設奠於  
祖以詔之大將先入軍吏畢從皆北面再拜稽首  
而受天子當階南面命授之節鉞大將受天子乃  
東向西面而揖之示弗御也然後告大社冢宰執  
蜃宜於社之右南面授大將大將北面稽首再拜  
而受之承所頒賜於軍吏其出不類其克不禡戰  
之所在有大山川則祈焉禱克於上帝捷則報之  
振旅復命簡異功勤親告廟告社而後適朝 及

至敵所將戰大史卜戰日卜右御戰日將帥陳列

文獻通考

卷全

郊社

三

車甲卒伍於軍門之前有司讀誥誓使周定三令  
五申既卒遂禱戰所克於上帝然後即敵將士戰  
全已克敵使釋吉日復禡於所征之地柴於上帝  
祭社奠祖以告克者不頓兵傷士也戰不克則不  
告也 凡類禡皆用甲丙戊庚壬之剛日有司簡  
公行賞不稽於時其用命者則加爵受賜於祖奠  
之前其奔北犯令者則如刑罰戮於社主之前然

後鳴金振旅有司徧告捷於時所有事之山川

既至舍於國外三日齊以特牛親格於祖禴然後

入設奠以反主若主命則卒斂玉埋之於廟兩階

閒反社主如初迎之禮舍奠於帝學以訊敵告大  
享於羣吏用備樂享有功於祖廟舍爵策勳焉謂  
之飲至此天子親征之禮也 祈勝之禮命勇謀  
之將以禦敵先使之迎於敵所從來之方爲壇祈  
克乎五帝衣服隨其方色執事人數從其方之數  
牲則用其方之牲祝史告於社稷宗廟邦域之內  
名山大川君親素服誓衆於太廟曰某人不道侵  
犯大國二三子尙皆同心比力死而守將帥稽首  
再拜受命既誓將帥勒士卒陳於廟之右陳去聲 君  
立太廟之庭祝史立於社百官各誓其事御於君  
以待命乃大鼓於廟門詔將帥命卒習射三發擊  
刺三行告廟用兵於敵也五兵備效乃鼓而出以  
卽敵此諸侯應敵之禮也

文獻通考

卷九

郊社

五

漢高祖起兵爲沛公祠黃帝祭蚩尤於沛庭而釁鼓

武帝元狩四年大將軍衛青將軍霍去病伐匈奴至幕

北圍單于斬獲虜首七萬級封狼居胥山乃還師古曰登山祭

天築土爲封刻石紀事以彰漢功

元鼎五年帝爲伐南越告禱於泰一以牡荆畫幡日月

北斗登龍以象泰一三皇爲泰一鑿旗注見祭星門命曰靈

旗爲兵禱則太史奉以指所伐國

漢祀令天子行有所之出河沈用白馬珪璧各一衣以繪緹五尺祠用脯二束酒六斗鹽一升涉渭灞涇洛他名水如此者沈珪璧各一律在所給祠具及行沈祠他川水先驅投石少府給珪璧不滿百里者不沈

漢儀立秋之日自郊禮畢始揚威武斬牲於東門以薦陵廟其儀乘輿御戎路白馬朱鬣躬執弩射牲牲以鹿麕太宰命謁者各一人載以獲車馳送陵廟還宮遣使者齋束帛以賜武官武官肄兵習戰陣之儀斬牲之禮名曰緇救俱反劉兵官皆肄孫吳兵法六十四陣既還公卿以下陳洛陽前街乘輿到公卿以下拜天子下車公

文獻通考

卷九

郊社

五

卿親識顏色然後還宮古語曰在車下車則惟此時施行漢世率以爲常至獻帝建安二十一年魏國有司奏古四時講武皆於農隙漢西京承秦制三時不講惟十月都講今金革未偃士衆素習可無四時講武但以立秋擇吉日大朝車騎號曰閱兵上合禮名下承漢制秦可是冬閱兵魏王親執金鼓以令進退

按古者天子之巡狩也出則類祭反則告至其征伐也出則類禡入則振旅皆有事於天地祖宗其禮至不輕也自漢而後則無聞焉惟巡狩所至則祠其名山大川而講武之祭則只於平時教閱之

際行之至於征伐則亦無治兵振旅之禮矣

魏文帝黃初元年七月將東巡以大軍當出使太常以特牛告南郊

梁武帝時禮官司馬筠議自今大事徧告七廟小事止告一室於是議以封禪南北郊祀明堂巡省四方御臨戎出征皇太子加元服寇賊平蕩築宮立闕纂戎戒嚴合十一條則徧告七廟講武修宗廟明堂臨軒封拜公王四夷款化貢方物諸公王以愆削封及詔封王紹襲合六條則告一室帝從之

後齊天子親征纂嚴則服通天冠文物充庭有司奏更文獻通考

卷之九

郊社

一五

衣乃入冠武弁左貂附蟬以出誓訖釋日備法駕乘木輅以造於廟載遷廟主於齋車以俟行次宜於社有司以毛血饗軍鼓載帝社石主於車以俟行次釋日陳六軍備大駕類於上帝次擇日祈后土神州嶽鎮海瀆源川等乃爲坎盟督將列牲於坎南北首有司坎前讀盟文割牲耳承血皇帝受牲耳徧授大將乃寘於坎又歃血歃徧又以寘坎禮畢埋牲及盟書又卜日建牙旗於壇祭以太牢及所過名山大川使有司致祭將屆戰所卜剛日備元牲列軍容設柴於辰地爲壇而禡祭大司馬奠矢有司奠毛血樂奏大護之音禮畢徹牲柴燎之



戰前一日皇帝禱祖司空禱社戰勝則各報以太牢賞  
用命戰士於祖引功臣入旗門卽神庭而授版焉又罰  
不用命於社卽神庭行戮訖振旅而還格廟詣社訖擇  
日行飲至禮文物充庭有司執簡紀年號月朔陳六師  
凱入格廟之事飲至策勳之美因述其功不替賞典焉  
隋制行幸所過名山大川則有司致祭嶽瀆以太牢山  
川以少牢親征及巡狩則類上帝宜社造廟還禮亦如  
之將發軔則較祭其禮有司於國門外委土爲山象設  
埋坎有司刳羊陳俎豆駕將至委奠幣脯醢加羊於較  
西首又奠酒解羊并饌埋於坎駕至太僕祭兩軛及軌  
文獻通考

卷九

郊社

三

前乃飲授爵遂轎較上而行

開皇八年以伐陳有事於太廟帝親餞將士陳師誓衆  
九年四月帝幸驪山親勞旋師諸軍凱入獻俘於太廟  
煬帝大業七年征遼東亦行類帝宜社之禮

唐高祖武德元年秦王平薛仁杲凱旋獻俘於太廟  
二年秦王破宋金剛復并州地凱旋獻捷於太廟

四年秦王平東都被金甲陳鐵馬一萬甲士三萬俘王  
世充竇建德及隋神器輦輅獻捷於太廟

太宗貞觀四年李靖俘頡利可汗獻捷於太廟

高宗總章元年以高麗平獻俘於含光殿大會李勣及

部將以下獻俘於昭陵乃備軍容奏凱歌於京城獻於太廟 以後征四夷討叛臣有功皆獻俘太廟

儀鳳二年太常以仲春告祥瑞於太廟高宗令禮官徵求故實太常博士賈大隱對曰古者祭以首時薦用仲月近代相承元日奏祥瑞二月然後告於廟蓋緣告必有薦便於禮也又檢貞觀以來敕令無文禮司因循不知所起上令依舊行焉

宋太祖皇帝建隆元年四月太常禮院言車駕征潞州出宮日請遣官告天地太廟社稷城門外較祭用羝羊一所過州府河橋及名山大川帝王名臣陵廟去路十

文獻通考

卷九

郊社

三

里內者各令本州以香祭告從之六月平澤路及車駕還宮皆遣官奏告天地太廟社稷仍祭被廟泰山廟城隍廟

其年十月征揚州及太平興國四年征河東並用此禮

古者天子巡狩出征有親告宗廟之禮宋朝因之故幸西京封泰山祠后土謁太清宮皆親告太廟三歲皇帝行郊祀及每歲祈穀上帝祀感生帝雩祭祀方邱明堂大享祭神州地祇祀圜邱並遣官告祖宗配侑之意他大事自祖宗以來登位改名上尊號改元

立皇后太子皇子生納降獻俘親征籍田朝陵肆赦  
河平大喪上謚山陵園陵祔廟皆遣官奏告天地宗  
廟諸陵及告社稷嶽瀆山川宮觀在京十里內神祠  
其儀用犧罇豆籩各一實以酒脯醢宮  
觀以素饌時果祝版幣帛行  
一獻禮

乾德三年太常禮院言孟昶到闕日請差官奏告太廟  
社稷從之

開寶四年平廣南劉鋹赴闕奏告如孟昶例

太宗太平興國四年五月詔遣直史館石熙古還上都  
以平晉告宗廟七月劉繼元至命宰臣薛居正攝太尉

文獻通考

卷九

郊社

三

行告廟禮遣通事舍人薛文寶引繼元及僞命官以獻  
太平興國五年十一月太常禮院言車駕北征請出宮  
前一日遣官祭告天地於圜邸其禮特牲太廟太社太  
稷壇用太牢望祭五嶽四瀆名山大川於四郊磔風於  
風伯壇祀雨師於本壇禱馬於馬祖壇祭蚩尤及禡牙  
於北郊竝用少牢祭北方天王於北郊迎氣壇用香柳  
枝燈油乳粥蘇蜜餅果從之仍遣內侍一人監祭

眞宗咸平六年車駕北征亦用此例

景德元年上半年封事者言按開元禮儀鑑云車駕行幸路  
次有名山大川去三十里內則祭之名臣十里內則祭

之今朝陵有期緣州縣所記山川祠宇名多僞俗望委禮官先檢詳事跡以聞可下太常禮院禮院言同開封府孟鄭州所供山川神祠除京城神祠舊繫祀典者今約定祠宇請下逐州差官依禮致祭從之

哲宗元祐二年九月熙河路經略總管司擒西蕃大會領鬼章以獻詔差左諫議大夫孔文仲告永裕陵

高宗紹興六年八月太常寺言車駕巡幸建康進發前二日遣官奏告天地宗廟社稷應臨安府載在祀典神祇出國城日較祭用羝羊祝文并致祭沿路橋梁十里內神祠名山大川從之

文獻通考

卷九

郊社

三

三十一年詔金人敗盟朝廷興師合奏告天地宗廟社稷令太常寺條具

尋具到合奏告天地社稷九宮貴神五福十神泰一差宰執宗廟差親王諸陵攢宮差宗室節度使及正佐以上行奏告禮及遣官祭告蚩尤馬祖北方天王五嶽四瀆名山大川并令招討使行禱祭之禮竝從之

寧宗開禧二年五月以興師北伐奏告天地宗廟社稷宮觀九宮貴神五嶽四瀆風伯雨師北方天王馬祖蚩

二年三月吳曦叛逆就誅奏告天地宗廟社稷

文獻通考

卷九

郊社

一



文獻通考卷之八十九終

文獻通考卷之九十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郊社考二十三

雜祠淫祠

大宗伯以醯辜祭四方百物

醯乎逼反注疏見四方禮春官鬯人凡祭祀醯

事用散注疏見祭器條

鼓人凡祭祀百物之神鼓兵舞帗舞者謂

干戚也帗列五采繪爲之有秉皆舞者所執

疏曰云

鼓兵舞帗舞者天地之小神所舞不遇此兵舞帗舞二

事按下山川者舞兵舞義近社稷者舞帗舞故六舞之中

唯言此二舞而已按司兵云祭祀授舞者兵鄭亦云授

以朱干玉戚必知兵舞是干戚者見禮記云干戚之舞

祭統又用朱干玉戚並是大武之舞是知兵舞干戚也

又知帗舞列五采繪爲之有秉者按樂師注帗析五采

文獻通考

卷三 郊社

一

籍今靈星舞子持之是舉今

以曉古故知之也地官 一獻質 謂祭羣小祀也

而巳其禮質略 一獻孰 一獻祭羣小祀也 疏曰祭羣小

祀則元冕 羣小祀林澤墳衍四方百物之屬元者衣無

以其祭服衣本是元今元冕一章仍以元

爲名明衣上無畫一章者刺黻於裳而已

周立壽星祠於下杜臺 臺湯所都濟陰臺縣師古曰臺

也時奉焉又立杜主祠因宣王殺杜伯射王故周人尊

其鬼以歲時奉祠

惠王十五年有神降於莘

惠王十五年魯莊公三十二年降下也言自上而下有聲

豫以接人也

莘疏地也

王問於內史過

內史周大夫過名也掌爵祿廢置及策命諸侯孤卿

大夫曰是何故固有之乎

故事也固 對曰有之國之將

興其君齊明衷正齊一也精潔惠和其德足以昭其馨

香惠愛也馨香芳馨之升聞也其惠足以同其民人同一神享而民

聽民神無怨故明神降之觀其政德而均布福焉國之

將亡其君貪冒辟邪淫泆荒怠麤穢暴虐其政腥臊馨

香不登腥臊臭惡也登上也若馨香不上聞於其刑矯

誣以詐用法曰矯百姓攜貳攜離貳二心也明神不蠲蠲潔而

民有遠志欲叛民神怨痛無所依懷懷歸故神亦往焉

觀其苛慝而降之禍苛煩也是以或見神以興亦或以

亡昔夏之興也融降於崇山融祝融也崇崇高山也其

亡也回祿信於聆隧回祿火神再宿商之興也禱机次

文獻通考卷九 郊社 二

於丕山禱机餘也過信曰次其亡也夷羊在牧夷羊神

郊牧 野岡其在 岐山三君云鸞鸞鳳之別名也詩云鳳凰鳴矣於彼

高岡其在 其衰也杜伯射王於鄆鄆鄆京杜國伯爵唐

宣王殺杜伯而不辜後三年宣王會諸侯田於囿日中

杜伯起於道左衣朱衣冠朱冠操朱弓朱矢射宣王中

心折脊 是皆明神之志者也志記也見記王曰今是何

神也對曰昔昭王娶於房曰房后康王之子昭實有爽

德協於丹朱爽二也協合也丹朱憑身以儀之生穆王

焉憑依也儀匹也詩云實維我儀言房后之行有是實

臨照周之子孫而禍福之夫神壹不遠徙言神一心遷也若由是觀之其丹朱之神乎王曰其誰受之對曰

在號言神在號王曰然則何為何為曰臣聞之道而得

神是謂逢福逢迎淫而得神是為貪禍以貪取今號少

荒其亡乎王曰吾其若之何對曰使太宰以祝史帥羶

姓奉犧牲粢盛往獻焉太宰王卿也掌祭祀之式玉帛

史也掌次王位狸姓丹朱之後是也其神無有所也祈

也無有所請禮之而已王曰號其幾何對曰昔堯臨民以五五五

狩也今其胄見胄後也謂神神之見也不過其物物數若由

是觀之不過五年王使太宰忌父周公帥傅氏及祝史

傅氏狸姓也奉犧牲玉鬯往獻焉玉鬯鬯酒之圭長尺

在周為傅氏降神內史過從之號從從太宰而往也內史不掌號公

文獻通考卷五郊社三

亦使祝史請土焉祝史號之祝內史過歸以告王曰號

必亡矣不禋於神而求福焉神必禍之潔祀不親於民

而求用焉人必違之用其精意以享禮也享獻慈保

庶民親也慈愛也今號公動置百姓以逞其違離民怒

神而求利焉不亦難乎十九年晉取號惠王十九年魯

秦文公東獵汧渭之間夢黃蛇自天而下屬地其口

止於鄜衍乃作鄜時後九年文公獲若石云於陳倉

北阪城祠之質如石似肝陳倉其神或戔不至或戔

數來也常以夜光輝若流星從東方來集於祠城若

雄雉其聲殷殷云野雞夜鳴師古曰殷殷聲也云傳



而有聲則野雞皆鳴以應之也雉卽是野雞以一牢祠之名曰陳寶作陳

寶祠臣瓚曰陳倉縣有寶夫人祠或一歲二歲與葉君合葉君神來時天爲之殷殷雷鳴雉爲之雊

也正義曰晉太康地志云秦文公時陳倉人獵得獸若兔不知名牽以獻之殺二童子童子曰此名爲

嫫常在地中食人腦卽欲殺之拍捶其首嫫亦語曰

二童子名陳寶得雄者王得雌者霸陳倉人乃逐二

童子化爲雌雉上陳倉北阪爲石秦祠之按神記云

其雄者飛至南陽其後光武起於南陽皆如其言也

始皇既併天下東游海上禮祠名山大川及八神見山川門

而雍又有日月參辰諸祠見祭星門又有四海九臣十四臣

諸布諸嚴諸逐之屬皆淫祠也未聞其義百有餘廟西亦有數十

祠於湖有周天子祠於下邳有天神豐鎬有昭明天子

辟池於杜亳有五社主之祠壽星祠而雍營廟祠亦有

文獻通考卷之平郊社四

社主杜主故周之右將軍卽杜伯其在秦中最小鬼之神

也鬼雖小而各有神靈各以歲時奉祠唯雍四時上帝爲尊其光

景動人民唯陳寶

漢高祖初起兵徇沛爲沛公祀蚩尤釁鼓旗

二年東擊項籍入關立北時有司進祠上不親往悉召

故秦祀官復置太祝太宰如其故儀禮因令縣爲公社

李奇曰猶官社下詔曰吾甚重祠而敬祭今上帝之祭及山川

諸神當祠者各以其時禮祠之如故後四歲天下已定

詔御史令豐治枌榆社常以時春以羊彘祠之令祝立

蚩尤之祠於長安置祠祝官女巫其梁巫祠天地天社

天水房中堂上之屬晉巫祠五帝東君雲中君巫社巫

祠族人炊之屬服虔東君曰以下皆神名也師古曰東君曰神也雲中君謂雲神也巫社巫祠

皆古巫之神也族人也秦巫祠社主巫保族壘之炊母之神也炊謂饋饗也

屬師古曰社主即上所云五社主也巫保族壘二神名壘力追反荆巫祠堂下巫先司

命施糜之屬師古曰堂下在堂之下巫先巫之最先者也師古曰四星也施糜其先

常施設糜警者也九天巫祠九天師古曰九天者謂中央鈞天東方蒼天東北旻天北方元

天西北幽天西方浩天西南朱天南方炎天東南陽天

也其說見淮南子一說云東方旻天東南陽天南方赤

天西南朱天西方成天西北幽天北方元天東北變天中央鈞天也皆以歲時祠宮中其

河巫祠河於臨晉而南山巫祠南山秦中秦中者二世

皇帝也張晏曰以其疆死魂魄為厲故祠之成帝時匡衡奏罷之各有時日

文獻通考

卷五

郊社

五

武帝七年前上求神君舍之上林中礪氏館礪音斯神君長

陵女子以乳死見神於先後宛若產乳而死也兄弟妻謂先後古謂娣姒今

人俗呼之以為娣姒宛若字也宛若祠之其室民多往祠平原君亦往

祠其後子孫以尊顯平原君武帝外祖母也及上即位則厚禮置

祠之內中聞其言不見其人云

亳人謬忌秦祠泰一方置壽宮神君見祀星門後人復有言

古天子常以春解祠祠黃帝用一臬破鏡見祀前代門冥羊

用羊祠馬行用一青牡馬泰一臬山君用牛武夷君用

乾魚陰陽使者以一牛令祠官領之如其方 明年齊

人少翁以方見上上有所幸李夫人卒少翁以方蓋夜

致夫人及竈鬼之貌云天子自帷中望見焉迺拜少翁  
為文成將軍賞賜甚多以客禮禮之文成言上即欲與  
神通宮室被服非象神神物不至迺作畫雲氣車及各  
以勝日甲乙五行相剋之日如火勝金用丙丁日不用庚辛日也駕車辟惡鬼又作  
甘泉宮中為臺室畫天地泰一諸鬼神而置祭具以致  
天神居歲餘其方益衰神不至乃見誅

元封元年公孫卿言見神人東萊山若云欲見天子天  
子於是幸緜氏城拜卿為中大夫遂至東萊宿留之數  
日母所見見大人迹云是歲旱天子既出而無名迺禱

萬里沙萬里沙神祠也在東萊曲城過祠泰山還至瓠子自臨塞決

文獻通考卷六郊社六

河湛祠而去湛讀作沈謂沈祭具於水中也既滅兩粵粵人勇之乃

言粵人信鬼而其祠皆見鬼數有效昔東甌王敬鬼壽

百六十歲後世怠慢故衰耗乃命粵巫立粵祝祠安臺

無壇亦祠天神帝百鬼天帝之神及百鬼而以雞卜持雞骨卜如鼠卜

上信之粵祠雞卜自此始

太初元年西伐大宛蝗大起丁夫人洛陽虞初等丁夫其人其

先丁復本越人封陽都侯夫人以方祠詛匈奴大宛焉

其後以詛單為功丁姓名夫人以方祠詛匈奴大宛焉

諸所興祠如薄忌泰一及三一冥羊馬行赤星五牀寬  
舒之祠宮皆祠名以歲時致禮凡六祠皆太祝領之至如

八神諸明年凡山他名祠行過則祠去則已方士所具

祠各自主其人終則已祠官不主他祠皆如故

天漢二年秋止禁巫祠道中者文穎曰始漢家於道中祠排禍咎移之於行人

百姓以其不經今止之也師古曰非也祕祝移過文帝久已除之今此總禁百姓巫覡於道中祠祭耳

宣帝時南郡獲白虎獻其皮爪上為立祠又以方士言

為隨侯劍寶玉寶璧周康寶鼎立四祠於未央宮中又

祠太室山於卽墨三戶山於下密師古曰卽墨下密皆膠東之縣也

天封宛火井於鴻門如淳曰地理志西河鴻門縣有天封宛火井祠火從地中有

立茂星辰星太白星熒惑南斗祠於長安城旁又祠參

山八神於曲城師古曰東萊之縣也蓬山石社石鼓於臨胸師古

胸齊郡縣也胸音劬地理志蓬山作蓬山也之罘山於腫成山於不夜萊山

於黃應劭曰腫音甄晉灼曰腫不夜黃縣皆屬東萊師古曰腫音文瑞反成山祠日萊山

祠月又祠四時於琅琊蚩尤於壽良師古曰東郡之縣也京師近

縣鄆則有勞谷五牀山日月五帝仙人玉女祠雲陽有

徑路神祠祭休屠王也師古曰休屠匈奴王號也徑路神本匈奴之祠也休音許蚪反

屠音除又立五龍山仙人祠及黃帝天神帝原水凡四祠

於膚施膚施上郡之縣也或言益州有金馬碧雞之神金彩似馬碧彩

似雞可醮祭而致於是遣諫大夫王褒使持節而求之

漢舊儀祭先隴西縣人先山山上皆有畦畦如種

菜畦畦中各一土封祭西王母於石室皆在所二千

石令長奉祠祠已胙皆瘞埋餘祭具而去

文獻通考

卷之

郊社

七

成帝時丞相匡衡奏罷五時及陳寶祠復條奏長安尉官給祠郡國候神方士使者所祠凡六百八十三所其二百八所應禮及疑無明文可奉祠如故其餘四百七十五所不應禮或復重復扶日反請皆罷奏可本雍舊祠二百三所唯山川諸星十五所爲應禮云若諸布諸嚴諸逐皆罷社主有五祠置其一又罷高祖所立梁晉秦荆巫九天南山萊中之屬及孝文渭陽孝武薄忌泰一三一黃帝冥羊馬行泰一臯山山君武夷夏后啓母石萬里沙八神延年之屬及孝宣參山蓬山之罌成山

萊山四時蚩尤勞谷五牀仙人玉女徑路黃帝天神原

文獻通考 卷五 郊社 八

水之屬皆罷候神方士使者副佐本草待詔七十餘人

皆歸家 師古曰日本草待詔謂方藥本草而待詔者

明年匡衡坐事免官爵衆庶多言不當變動祭祀者

又初罷甘泉泰畤作南郊日大風壞甘泉竹宮折拔

畤中樹木十圍以上百餘天子異之以問劉向對曰

家人尙不欲絕種祠 師古曰家人謂庶人之家也種祠繼嗣所傳祠也 況於

國之神寶舊畤且甘泉汾陰及雍五畤始立皆有神

祇感應然後營之非苟而已也武宣之世奉此三神

禮敬敕備 敕整也 神光尤著祖宗所立神祇舊位誠未

易動及陳寶祠自秦文公至今七百餘歲矣漢興世

世常來光色赤黃長四五丈直祠而息音聲碎隱野

雞皆雒直當也息止也當祠每見雍太祝祠以太牢處而止也碎普萌反

遣候者乘傳馳詣行在所報神之來也傳張戀反以為福祥高

祖時五來文帝二十六來武帝七十五來宣帝二十

五來初元元年以來亦二十來此陽氣舊祠也及漢

宗廟之禮不得擅議皆祖宗之君與賢臣所共定古

今異制經無明文至尊至重難以疑說正也前始納

貢禹議後人相因多所動搖易大傳曰誣神者殃及

三世恐其咎不獨止禹等上意恨之後上以無繼嗣

令皇太后下詔復甘泉泰畤汾陰后土及雍五畤陳

文獻通考

卷字

郊社

九

寶祠在陳倉者又復長安雍及郡國祠著明者且半

成帝末年頗好鬼神亦以無繼嗣故多上書言祭祀方

術者皆得待詔祠祭上林苑中長安城旁費用甚多然

無大貴盛者

太中大夫谷永說上曰臣聞明於天地之性不可惑

以神怪知萬物之情不可罔以非類諸背仁義之正

道不遵五經之法言而盛稱奇怪鬼神廣崇祭祀之

方求報無福之祠及言世有仙人服食不終之藥遙

興輕舉遙古遙字遠也興舉也起也謂起而遠去也登遐例景如淳曰在日月上

反從下照故其景倒遐亦遠也覽觀縣圃浮游蓬萊李奇曰崑崙九成上有所謂縣

圖縣圖之上耕耘五德朝鍾暮穫晉灼曰冀氏風角師古曰言

兩西方庚北方壬中央戊種與山石無極獲長壽比

五色禾於此地而耕耘也師古曰言

於山石黃冶變化晉灼曰黃者鑄黃金也道家言堅

水淖溺水即消液因假為神仙道使然也或曰謂治

金令可餌也師古曰或說化色五倉之術者李奇曰

非也淖濡甚也音女教反有五色腹中有五倉神五色

存則不死五倉存則不饑皆姦人惑眾挾左道懷

詐偽以欺罔世主師古曰左道邪僻之道非正義也聽其言洋洋滿

耳若將可遇師古曰洋洋美盛之貌也求之盪盪如繫風捕景終

不可得是以明王距而不聽聖人絕而不語若周史

萇弘欲以鬼神之術輔尊靈王會朝諸侯而周室愈

文獻通考

卷六

郊社

十

微諸侯愈叛楚懷王隆祭祀事鬼神欲以護福助卻

秦師而兵挫地削身辱國危秦始皇初并天下甘心

於神仙之道遣徐福韓終之屬多齋童男童女入海

求神采藥因逃不還天下怨恨漢興新垣平齊人少

翁公孫卿樂大等皆以仙人黃冶祭祠事鬼使物入

海求神采藥貴幸賞賜累千金大尤尊盛至妻公主

爵位重象古累字象古元鼎元封之際燕齊之間

方士臆目益擊言有神仙祭祀致福之術者以萬數

其後平等皆以術窮詐得誅夷伏辜至初元中有天

淵玉女鉅鹿神人轅陽侯師張宗之姦紛紛復起師古

古

曰棘陽侯江仁也元帝時坐使家丞上印綬隨宗學仙免官棘音遼

之隆三謂三皇五謂五帝己嘗專意散財厚爵祿竦精神舉天

下以求之矣曠日經年靡有毫釐之驗足以揆今經

日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師古曰周書洛誥之辭也言祭享之道唯

以潔誠若多其容儀而不及禮物則不爲神所享也論語說曰子不語怪神唯

陛下距絕此類毋令姦人有以窺朝者上善其言

致堂胡氏曰天子事七廟郊上帝望于山川而徧

于羣神羣神謂何等也日月星辰風雨之屬則從

類於上帝矣林麓邱陵水澤之屬則包舉於山川

矣帝王無妄祭無徼福然則凡載於秩典者其皆

文獻通考卷平郊社士

有功德垂世如祭法所謂法施於民以死勤事以

勞定國能禦大菑能扞大患及上古君臣之賢聖

者歟非此族也則非所事矣漢興禮廢之後先王

祭法既不傳自秦以來乃多淫祀至武帝用方士

言而尤盛焉皆無所經見率意建立逮於季世凡

七百餘祀一歲萬七千祠其不度可知矣貢禹匡

衡皆請罷之是也然稽泉臺之義不必毀撤姑存

而勿舉可也劉向資氣精忠爲漢賢大夫豈永衡

所敢望然學少不純頗信異端鴻寶祕書其所舊

習今茲種祠之論謂皆有感應而後營之者何考



之未詳歟是皆山呼巨跡之類以欺武帝者豈當據以爲實也善乎谷永之言曰明天地之性而知萬物之情則不可惑以神怪罔以非類以永諂邪而能及此向反不及乎尺有所短寸有所長其果然矣

哀帝卽位寢疾博徵方術士京師諸縣皆有侍祠使者盡復前世所常興諸神祠官凡七百餘所一歲二萬七千祠云

王莽末年崇鬼神淫祀自天地六宗以下至諸小鬼神凡千七百所用三牲鳥獸三千餘種後不能備迺

文獻通考

卷之

郊社

三

以雞當鴛鴈犬當麋鹿

范曄論曰臧文仲祀爰居孔子以爲不知漢書郊祀志著自秦以來詎於王莽典祀或有未修而爰居之類衆焉世祖中興蠲除非常修復舊祀方之前事逸殊矣

章帝元和二年詔曰山川百神應祀者未盡其議增修羣祀宜享祀者

殤帝延平元年詔罷祀官不在祀典者

本紀注云東觀記曰鄧太后性

不好淫祠

桓帝卽位十八年好神仙事初使中常侍之陳國苦縣

祠老子又親祠老子於濯龍文廟爲壇飾淳金釵設華蓋之座用郊天樂也

延熹八年壞郡國諸房祀

本記表紀云壞諸淫祀祠

魏文帝黃初五年詔曰先王制禮所以昭孝事祖大則郊社其次宗廟三辰五行名山大川非此族也不在祀典叔世衰亂崇信巫史至乃宮殿之內戶牖之間無不沃醑甚矣其惑也自今其敢設非禮之祭巫祝之言皆以執左道論著於令

晉武帝泰始元年詔曰昔聖帝明王修五嶽四瀆名山川澤各有定制所以報陰陽之功故也然以道泄天下

文獻通考

卷五

郊社

七

者其鬼不神其神不傷人故祝史薦而無媿辭是以其人敬慎幽冥而淫祀不作末世信道不篤僭禮黷神縱欲祈請曾不敬而遠之徒偷以求幸妖妄相煽舍正爲邪故魏朝疾之其按舊禮其爲之制使功著於人者必有其報而妖淫之鬼不亂其閒三年正月有司奏春分祠厲殃及禳祠詔曰不在祀典除之

穆帝升平中何琦論五嶽祠曰今非典之祠可謂非一

考其正名則淫昏之鬼推其糜費則百姓之蠹而山川

大神更爲簡闕今元愍已殲宜修舊典

詳見祭山川門

宋武帝永初二年普禁淫祀由是蔣子文祠以下皆絕

孝建初更修蔣侯祠所在山川漸皆循復明年立九州廟於雞籠山大聚羣臣加蔣侯爵位至相國大都督中外諸軍事加鍾山王蘇侯驥騎大將軍四方諸神咸加爵秩

後魏自入中國以來雖頗用古禮祀天地宗廟百神而猶循其舊俗所祀胡神甚衆太武時崔浩請存合於祀典者五十七所其餘重復及小神悉罷之

孝文時自天地社稷以下合千七十五所歲用牲七萬五千五百頭詔曰朕承天事神以育羣品而成秩處廣用牲甚衆夫神明正直享德與信何必在牲其令有司

文獻通考

卷六

郊社

古

非天地宗廟社稷之祀皆用酒脯

太和十四年詔自先朝以來享祀凡千二百餘處今欲減省務從簡易先常有水火之神四十餘名及城北星辰今園邱之下既祭風伯雨師司中司命等明堂祭五祀皆有此四十神悉罷之初每以正月吉日於庭設幕中置松柏樹設五帝座至孝文詔曰禮云自外至者無主不止此既無祖配揆之古典實無所取又探冊之祭可悉罷之

北齊後主末年祭非其鬼至於躬自鼓舞以事胡天鄴中遂多淫祠此風逮唐不絕

後周欲招來西域又有拜胡天制皇帝親焉其儀竝從夷俗淫僻不可紀

唐武后時河南道巡撫大使狄仁傑以吳楚多淫祠奏焚其一千七百餘所獨留夏禹吳太伯季札伍員四祠元宗開元二年詔祠龍池右拾遺蔡孚獻龍池篇公卿以下一百三十篇詔太常寺考其詞合音律者爲龍池樂章十首又詔置壇及祠堂每仲春將祭則奏之

十八年有龍見於興慶池因祀而見也敕太常卿韋絛草祭儀條奏曰臣謹按周禮以醯辜祭四方百物祭法曰能出雲爲風雨者皆曰神龍者四靈之畜亦百物能

文獻通考

卷五

郊社

五

爲雲雨亦曰神也禮有公食大夫享之文卽生日食亦曰享矣其享之日合用仲春之月易曰震爲龍震者東方春用事於二月也享之法請用二月有司筮日池旁設壇官致齋設籩豆如祭雨師之儀以龍致雨也其牲用少牢樂用鼓鐘奏姑洗歌南呂鄭元云風師雨師及小祀用此樂凡六樂者三變而致鱗物今享龍亦請三變舞用帔舞鑄用散酒以一獻周禮曰凡祭羣小祀用之也詔從之

肅宗至德二年八月道士李國正奏皇室仙系修崇靈路請於昭應縣南三十里山頂置天華上宮露臺天地

三婆父皇道君太古天皇中古伏羲媧皇等祠堂并置灑掃宮戶一百人又於縣之南義扶谷故湫置祠堂竝許之昭應縣令梁鎮上疏其略曰天地婆父祀典無文言甚不經義無可取若陛下特與天地建祖宗之廟必上天貽向背之責又夫湫者龍之窟也龍得水則神無水則螻螻之匹也故知水存則龍在水竭則龍亡今湫竭已久龍安所在何必崇飾祠宇豐潔薦奠其三皇五帝則兩京及所都之處已建宮觀祠廟時設齋醮享祀其湫既竭不可更置祠堂又不當更爲天地建立宗廟臣竝請停其三皇道君天皇伏羲女媧等既先各有廟文獻通考

卷五

郊社

六

望竝於本祠依禮齋祭制曰可

宋京城東舊有五龍卽唐開元中因興慶宮池設壇常以仲春祭之宋因唐禮行其神用中祠禮大中祥符元年詔飾神帳又城西南隅有九龍堂四年賜名普濟堂皇祐三年葺其廟訛傳池水能愈疾都人日赴不可勝計乃塞其池

德安公廟在京城北作坊卽夷門山神也景德中葺其廟加封爵令開封府春秋設祭

崔府君廟在京城北相傳唐滏陽令設爲神主幽冥事廟在磁州淳化初民有於此置廟後詔修廟宇賜名護

國廟及送衣服供具景德元年重修每歲春秋令開封府遣官致祭後封護國顯應公

要冊湫在寧州真寧縣按舊記古有五池今四竭一在山之半周一百六十步潦注不益凡歲旱祈禱無不應後人立祠其旁乾符三年封應聖侯光化二年進封普濟王太宗在晉邸嘗有神告事具符瑞志太平興國二年閏七月詔曰要冊湫神普濟王宅於水府幽贊上元功烈顯著嚴祀有常宜加崇號以表靈休特改封顯聖王增飾祠宇春秋奉祀仍立碑以紀其事雍熙二年令有司改造禮衣冠劍及祭器端拱二年冬旱祈雪卽日文獻通考

卷五

郊社

七

大雨雪遣使送銀香鑪等天禧二年夏乾州旱取湫水禱雨詔本州祭醮

鎮戎軍有朝那湫卽秦漢湫淵祠也是歲四月賜廟名靈澤

靈顯王廟在鄭州城東僕射陂側是陂本後魏賜僕射李冲唐末建廟因陂爲名俗傳李靖神也後唐天成二年冊贈靖爲太保晉加號靈顯王建隆元年正月太祖臨幸因遣內侍葺祠宇每歲春秋二祀景德元年遣使增修二年又修後殿四年車駕朝陵命入內都知石知顥致祭祀汾陰廻親幸登東北亭觀陂

顯靈廟在安陵東北舊有蛇王祠景德四年賜名大中祥符四年朝陵遣官以中祠例致祭

昭聖靈惠二廟並在河南永安縣界先是陵域附山而高常苦乏水景德中朝陵車駕至則泉源漢涌濟用無闕詔封泉神爲昭應公廟曰昭聖大中祥符四年再朝陵遣官致祭以中祠禮時祀汾陰經度制置使陳堯叟議導徘徊泉緣山麓入邑中明年三陵副使江守訓立廟泉側賜名靈惠

泰山玉女池在太平頂池側有石像泉源素壅而濁東封先營頓置泉忽瑞涌上徙升由其流自廣清冷可鑑文獻通考

卷六

郊社

六

味甚甘美經度制置使王欽若請浚治之像頗摧折詔皇城使劉承珪易以玉石既成上與近臣臨觀遣使礪石爲龕奉置舊所令欽若致祭上爲作記

炳靈公廟在泰山下後唐長興三年詔以泰山三郎爲威雄將軍大中祥符元年十月封禪畢親幸加封令兗州增葺祠宇經度制置使王欽若自言嘗夢覩神又於廟北堞建亭名曰靈感

三水府神者僞唐保大中封馬當上水府爲廣祐寧江王采石中水府爲濟遠定江王金山下水府爲靈肅鎮江王大中祥符二年八月詔改封上水府爲福善安江

江中水府爲順聖平江王下水府爲昭信泰江王令九江太平潤州遣官祭告

杭州吳山廟卽濤神也大中祥符五年夏江濤毀岸遣內侍白崇慶致祭濤勢驟息五月詔封神爲英烈王令木州每春秋二仲就廟建道場三晝夜及以素饌祠神明應公廟在潤州焦山大中祥符七年上以京江多覆溺之患是山在江中近海門禱祈有應詔封山神以公爵仍製文告之刻石廟中

廣惠王廟宣州昭亭山神也唐景福中封昭威侯僞唐保大中加爲王景德元年正月知州裴莊表言靈應請文獻通考

卷六

郊社

五

加朝命詔封焉

廣濟王廟秦蜀守李冰祠也僞蜀封大安王又封應聖靈感王開寶五年詔修廟七年改號廣濟王歲一祀

英顯王廟在劍州卽梓潼神張亞子杜晉戰沒人爲立廟唐元宗西狩追命左丞僖宗入蜀封濟順王咸平中王均爲亂官軍進討忽有人登梯衝指賊大呼曰梓潼神遣我來九月二十日城陷你輩悉當夷滅賊射之倏不見及期果克城招安使雷有終以聞詔改王號修飾祠宇仍令少府造衣冠法物祭器

靈濟公廟在梓州射洪縣白崖山下唐中書舍人陸弼



貶涪州刺史卒葬山側土人立廟水旱禱之必應僞蜀封洪濟王大中祥符六年詔封公號

邾亭廟在南康軍邾亭湖上能使行舟分風上下先是江中有蛟爲害東晉旌陽令許遜斬之小蛟逸去後頗爲害行舟多覆溺者大中祥符三年內侍趙履信奉使過滄湖有龍長十餘丈自空而下須臾暴雨因焚香祝之異日龍自湖中復乘雲而上又有木筏過湖忽有巨蟒登筏筏遂沈俗言卽廟神也遂詔官吏祭蛟又改蛇山爲吳山立廟山側下卽其穴六年十月上作戒蛟文遣中使齋往刻石仍致祭自是頗有靈應

文獻通考

卷四

郊社

宇

祠山廟在廣德軍土人言其靈應遠近多以耕牛爲獻僞唐以來聽鄉民租賃每一牛歲輸絹一疋供本廟之費其後以絹悉入官景德二年知軍崔憲請量給絹完葺祠宇上曰此載在祀典當官爲崇飾因詔本軍葺之神宗元豐三年詔加號江州廬山太平興國觀九天採訪使者爲應元保運眞君蜀州青城山丈人觀九天丈人爲儲福定命眞君

六年太常寺言博士王古請自今諸神祠加封無爵號者賜廟額已賜廟者加封爵初封侯再封公次封王先有爵位者從其本婦人之神封夫人再封妃其封號者

初二字再加四字神仙封號初真人次真君如此則錫命馭神因禮有序從之

哲宗元祐三年廣南經略司言儂寇之亂康州趙師旦封州曹觀邕州蘇緘戰死請爲立祠載祀典從之

紹聖二年禮部侍郎黃裳請詔天下州軍籍所祠廟略敘本末如圖經命曰某州祀典從之

徽宗建中靖國元年封皮場土地廟神爲靈貺侯其後累封明靈昭惠王

崇寧元年方士魏漢津請備百物之象鑄九鼎四年三月九鼎成詔於中泰一宮之南爲殿以奉安各周以垣

文獻通考

卷五

郊社

三

上施睥睨墁以方色之土外築垣環之名曰九成宮中  
央曰帝窠其色黃祭以土王日爲大祠幣用黃樂用宮  
架北方曰寶鼎其色白祭以冬至幣用阜東北曰牡鼎  
其色白祭以立春幣用阜東方曰蒼鼎其色碧祭以春  
分幣用青東南曰岡鼎其色綠祭以立夏幣用緋南方  
曰彤鼎其色紫祭以夏至幣用緋西南曰阜鼎其色黑  
祭以立秋幣用白西方曰晶鼎其色赤祭以秋分幣用  
白西北曰魁鼎其色白祭以立冬幣用阜八鼎皆爲中  
祠樂用登歌享用素饌復於帝窠之宮立大角鼎星之

祠

大觀三年詔以鑄鼎之地作寶成宮總屋七十區中置殿曰神靈以祀黃帝東廡殿曰成功祀夏后氏西廡殿曰持盈祀周成王及周公旦召公奭後置堂曰昭應祀唐李艮及隱士嘉成侯魏漢津

又詔每歲八月二十五日舉祀事祀黃帝依感生帝神州地祇爲大祠幣用黃樂用宮架祝文依祀聖祖稱嗣皇帝臣名其成功持盈二殿禮用中祠幣各用白昭應堂禮用小祀竝以素饌

按三代之九鼎未聞有神司之而列之祀典也崇寧時用方士之說鑄鼎而名以其方色祭之則不知司鼎者何神歟至於因采首山銅之說而祀黃帝因貢金九牧之說而祀夏后因定鼎郊鄆之說而祀成王周召然此三數聖賢之所以當祀者固不以鼎也若魏漢津則當時獻言鑄鼎之方士耳亦尸而祝之俾侑食於聖賢褻慢不經甚矣

四年封英靈順濟龍王爲靈順昭應安濟王

詳定九域圖志所言郡邑祠廟多出流俗一時建置初非有功烈於民者請申赦禮官纂修祀典頒之天下以做先王之命祀與圖志實相表裏從之 尋令禮部太常寺修祀典已賜爵及曾封爵者爲一等功

德顯著無封額者爲一等若民俗所建祠無功德爲一等各繫上尙書省參詳可否若兩處廟號不同者取一高爵爲定從之

八月詔天下五龍神皆封王爵青龍神封廣仁王赤龍神封嘉澤王黃龍神封孚應王白龍神封義濟王黑龍神封靈澤王

政和元年詔開封府應神祠不在祀典者毀之凡毀一千三十八區仍禁軍民擅立神祠

欽宗靖康元年詔佑聖眞武靈應眞君加號佑聖助順眞武靈應眞君三聖廟靈威公進封威成王靈佑公追

文獻通考

卷六

郊社

三

封威烈王靈顯公追封威惠王

高宗紹興十一年太常卿陳橈等言自來神祠加賜廟額及封王公侯爵等給降敕告自有定式昨自渡江後來神祠加封合給告者止命詞給敕竊恐未稱褒崇之意大觀三年三月二十三日詔神祠封王侯眞人眞君婦人封妃夫人者竝給告賜額降敕欲乞自今後每遇神祠封王公侯眞人眞君婦人之神封妃夫人者竝乞命詞給告其道釋封太師塔額神祠賜廟額及封將軍竝乞依舊降敕從之

二十三年七月二十一日將作監主簿孫祖壽言聖王

之制祭祀非忠勞於國功德及民者不與祀典閒者禁止淫祠不爲不至而愚民無知至於殺人以祭巫鬼篤信不疑湖廣夔峽自昔爲甚近歲此風又浸行於他路往往陰遣其徒越境千里營致生人以販奴婢爲名每至歲閏屠害益繁雖異姓至親亦不遑恤今浙東又有殺人而祭海神者四川又有殺人而祭鹽井者守令不嚴禁之生人實被其害今歲閏在季冬良民羅其非橫者必多若不早爲之所則弗及矣欲望申嚴法令戒飭監司州官之吏治之縱之明示賞罰增入考課令格加之鄉保連坐誥誡禁止期於革心毀撤巫鬼淫祠從之

文獻通考

卷平

郊社

三

07543



